

密宗断惑论

索达吉堪布·著

著作
3

DISPELLING THE CONFUSION
ABOUT VAJRAYANA BUDDHISM

密宗断惑论

索达吉堪布 · 著

版本：2024年12月

目 录

密宗断惑论	001
谤法的过失	003
密法是清净佛法	016
学密者的资格	023
密宗与上师	026
信心与成就	030
密宗与显宗	035
密咒功德	039
密宗与净土	044
即身成佛	047

五毒与五智	053
双运与降伏	057
密宗行为与小乘戒	061
摸顶与灌顶	066
社会流弊	070
密宗的功德	074
入密明灯论	079
略说佛教各派互不相违	083
预言	092
小甘露丸	098

仅有借鉴与研究是不够的	107
一 对佛教所持有的亲切恭敬的 亲近态度	110
二 对高僧高山景行的敬仰及 自己所受的影响	115
三 对佛法的叹为观止及佛法与自己文化、 社会理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122
四 对般若智慧的个人感悟	137
五 对佛经的文学式借鉴	142
六 种种遗憾	147

密宗断惑论

索达吉堪布·著

顶礼普贤王如来！

顶礼大恩金刚上师！

显密深广虚空中，传承加持集浓云，
放射教理巨雷声，遇痴邪众当躲避。
前世宿缘虽成熟，亦于密法具正见，
无力遮止邪说者，欢喜谛听我宣说。

我等大师如来正等觉释迦牟尼佛为度化无边有情，适合种种不同的根基而宣说了八万四千法蕴。《普

作续》云：“为调贪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律，为调嗔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经，为调痴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论，为调三毒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密。”如是根据所化众生的界、根性、意乐的不同，佛宣说了三藏十二部及密续部等无量殊胜法门，后来以印、藏、汉为主的高僧大德们又在此基础上创立众多教派而饶益无边有情，如雪山之水分流四方，普泽了大地。对各宗各派的如来清净教法本应普皆推崇，然有少数人或基于凡夫情见，除自己的宗派外不承认其余宗派是正教，尤其对无上密宗多有疑惑，甚至诽谤。为了昭明正理，故于此简略阐述涉及到密宗的有关问题。

谤法的过失

行文之前，首先有必要来认识一下对佛法轻易评论甚至诽谤的过失。佛法是佛陀从大觉智海中流露出来的度人方便，是芸芸众生离苦得乐的唯一津梁，佛陀甚至把佛法比喻成诸佛的“法身舍利”来显示其重要。不管我们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如果对佛法说一些与其相违的话语，无疑将断送自他慧命，障碍解脱，其果报至为严重。

我们知道，六道轮回是佛为我们揭示的，因果缘起也是佛开示给我们的，在这轮回苦海的对面，有究竟安乐的涅槃彼岸也是佛给我们指明的，出家修道、守持戒律同样也是佛赐予我们的教诲。我们在学佛之

前，对这些却完全是一无所知。佛所说的种种法门，凡夫以分别心根本无法揣度衡量，即便是十地菩萨也无法完全测度佛的密意。因此，我们又怎么可以用自己庸俗的分别心，去对远在我们认知能力以外的佛经论典说三道四呢？即使诸大班智达与诸大尊者著书立说、讲经说法，也必遵循严格的规范。比如，以前印度那烂陀寺等有一明确的规定，只有经所有大班智达同意后，才能著书造论，以此来确保所造论典与佛法不相违背。而且，即使登地的诸大菩萨也须借佛力说法，而无完全凭自己说法的能力。历史上龙树菩萨等亲得佛的授记，显现了甚深的证悟、无碍的神通与辩才，也是依靠圣教正理而弘扬教法。藏地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这一良好传统，凡堪布们讲法时要陈述一个观点，必定引用经论作为依据。而没有传承、没有圣教依据的论点根本不可能受到大众许可，因此也确保了藏地佛法的纯正性。

在显宗经典里，佛陀多次强调了谤法的过失。

《宝性论》中说凡以嗔恚心诽谤佛法的人，无法得到解脱。《涅槃经》云：“迦叶，世间众生有三种病，极难消除，一谤大乘法，二造五无间罪，三生邪见。此三病，于此世间，极难对治，声闻、缘觉及菩萨亦不能除之。”《诸法摄要经》云：“文殊室利，若有人思维佛说之法中，或为胜妙，或为不胜妙，则彼舍正法也。若说此法为应理，彼法不应理，则彼舍正法，并已诽谤善逝，诋毁僧众也。”《般若八千颂》云：“何人若造五无间，不及相似谤佛法。舍利子，若以舍法心云：‘此法非为汝与吾等应学，因此法不应理，此法非能调伏，此法非本师之教，此法非佛说之语。’如是说已，自己舍法，令他人不起信，毁坏自他之心，扰乱自他之心……舍利子，吾不愿闻彼人之名，况复与其相触”及“其谤法者，舍弃一切三时如来正等觉智，又舍一切种智，是故损毁诸正法。以此业感，于地狱中焚烧俱胝万年也。其后虽从彼地狱中解脱，又转移他方世界之地狱，此狱坏时，又迁往

他方世界之地狱而受焚烧之苦也。复次转生旁生界与阎罗世界，彼等处尽业已，一旦转人生，然以往昔种种谤法、舍法之罪成熟，无论生于何处皆成盲者、粪扫者、劣种者、竹工者、瞎眼者、鼻舌手足不全者、麻风病者、癰病者、驼背者等，或生于不闻三宝名之地也”。

谤法罪中，相比之下，诽谤密宗则更为严重，因为密宗是成佛的最大方便，三世诸佛心血的精华。诽谤密法的人因为前世福报浅薄，今世又没有获得灌顶、修行密法的缘分，或者形象上虽然好像是在修学密法，但其实密法的法义并没有深入其心，因此，往往轻易作出了结论，这样不但摧毁了自己的善根，同时也损害了无量的信众。

如果人们听到一位法师讲法时说“密法不殊胜，现代人修不出来”后，便不加思索，贸然接受，那就显出那些人如墙头的芦苇，就像《格言宝藏论》中

云：“智者自己能观察，愚者总是随声行，如同老狗狂乱吠，群狗亦是随声奔。”这样他们学密的善根就因此而中断。而且因为让他人退失信心并转学相对低等的法，讲法者也违犯了菩萨戒。若原来已进入了密乘的人，则违犯了密乘根本戒第一条“不舍无上”、第四条“不间断密咒手印”，而破了密乘根本戒又不忏悔的人则必定会堕入金刚地狱，那时即使再修显宗的念佛坐禅等什么法门都是无法挽救，即使十方诸佛现在他面前也无济于事。佛法与世间法不同，世间上工作不适意了，可以改行，而佛法则自有其原则，学了密乘后，则不能再舍弃上师和密法。智悲光尊者说：学密者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解脱，要么堕入金刚地狱。密乘之所以特别强调在学密法或依止上师前进行观察也就是上述这个原因。那些抛弃了密宗、以为学显宗更适应更有把握的人，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接受了密宗灌顶、进入了密乘的人，如果因条件所拘，一时无法深入修行密乘，也可确立以修学显

宗念佛法门等为主，同时守持密乘戒律，不断增上对金刚上师与密法的信心，这样一方面增长了显密的善根种子，另一方面也不至于犯舍法罪。诽谤显密佛法的罪过无量无边，而其中诽谤密法的罪过更是无法揣测，如《空边平等续》云：“若于胜密之密法，何人舍弃并诽谤，则彼舍弃佛胜密，永时远离解脱道。”

《智慧深圆续》云：“心违密法造恶者，定堕地狱真可愍。”《意护续》云：“若谤普贤密意法，乃至虚空之边际，死后堕入金刚狱。”《眼珠续》中云：“浊时众生增盛烦恼及邪见，以嫉妒心舍弃佛法，尤其诽谤密法者，尽管此人已对轮回生厌离心，趣入佛门并恒时修法，然以彼舍法罪，堕入无间地狱、金刚地狱等无边恶道受大苦楚。”《文殊根本续》云：“此乃殊胜最妙法，胜者所供之法藏，世上若人舍此法，则彼堕入无间狱。”《金刚萨埵灌顶续》云：“曼殊室利，未来有诸恶业深重之有情，于此理不起深信……彼云此法非佛陀之说，彼等损毁自他二众，吾言彼

等之人，定无密宗之成就也。”《毗卢遮那菩提续》云：“将来诸未证心性而迷乱者或云：此法并非佛说之语，乃由臆造者所造。秘密主，彼等愚人，将入二道，一为地狱，二为旁生。秘密主，吾言彼等无有稍许善根也。”

经常有一些法师，在受到一些弟子的恭敬供养承事后，便飘飘然自鸣得意，似乎所行所为都已不必再受因果的制约了。有的还因此刻意诋毁密宗，其实他还是原来的他，既未经过广泛的有传承的闻思，自相的烦恼也未曾减轻过多少。佛曾说不精通佛法的人说法，唯有造业而已，如《龙王鼓声经》云：“愚人说法者，摧毁诸善法，甚多有情众，地狱受痛苦。”此有诸多教证理证，此不赘述。

我们要评判密宗，首先必须对此有一定的研究和了解。而了解的依据应该是浩瀚如海的显密经续和祖师大德们的论著，而不应盲从对密法一无所知人的

话，也不能依据没有传承、经多方抄袭拼凑而成的书籍。

密宗除了十七大续部及其注疏等无量典籍之外，还有后代祖师所著的大量论著，如《无垢光尊者全集》、《全知麦彭仁波切全集》、《竹庆仁波切全集》、敦珠法王汇集的五十六函宁玛教藏等等（遗憾的是很多典籍至今尚未译成汉文）。假如获得了灌顶，并有缘深入密续，必定会认识到密法的殊胜性，那时便无论如何也不敢诽谤了。太虚大师在《斗争坚固中论时轮金刚法会》中说：“密宗之经咒及仪轨，缘为佛地自受用法乐之事，皆为如来果分不可说之说。”当年律宗大德弘一大师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方面的示现，他曾说：“大乘各宗中，此宗之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毁谤，至堪痛叹！余于十数年前，唯阅密宗仪轨，也尝轻致疑议，以后阅《大日经疏》，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

我们平时不应该以嗔恚心来否定他宗他派，他宗也有甚多不共殊胜的窍诀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不应以贪心来赞扬自己的宗派，如果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地修持，尽管法很殊胜，自己也不一定能开悟。因此学佛的人，首要的是经常观察自己的过失，而不能轻毁其他的宗派。续部中云：“何人偏执自宗派，轻易诽谤诸他宗，罪障之中最深重，彼人不得诸果德，死后堕狱感痛苦，此乃等同无间罪。”若自心不清净，也不应对他派作辩论，如布敦仁波切云：“自欲得胜毁他宗，狡诈行为恶心语，种种绮语焚他续，今此辩论地狱因。”无垢光尊者在《三十忠告论》中云：“护持自宗破除他宗者，虽思辩论清除教法尘，然依彼生烦恼之因故，沉默禁语即是吾忠告。”阿底峡尊者云：“不得诽谤诸正法，何法起信求彼法。”

从《释迦牟尼佛广传》中可知道，释迦佛在因地行菩萨道时曾多次以外道的婆罗门、仙人等形象来度化众生。因此若没极大密意，对外道也不能毁谤。《毗

卢遮那菩提续》云：“不能诋毁外道宗，若人诋毁外道者，远离毗卢遮那因。”《月灯经》云：“世上其余外道者，不应于彼起嗔心，而应发起大悲心，此乃第一忍耐法。”

以前格鲁派有一位精通显宗、非常著名的帕翁卡巴大格西，他因前世业力所感，经常诽谤宁玛派大圆满密法，而且还砸毁了拉萨附近的莲花生大士等密宗佛像，后来他和眷属们一起活活陷入地狱。此事五世达赖喇嘛经常引用，并载于《协庆加查佛教史》等众多史书中，其所陷地狱之处至今遗迹尚存。又一位法师常说密宗不殊胜，并对双修法生大邪见，到晚年时，舌头糜烂，遭受极大痛苦，这时他才知道谤法造不善口业的果报。瓦蒙格西造论诽谤密法，后堕落成豹狼。此类报应实例俯拾皆是，有智慧的人自能触类旁通，希望诸位定要郑重谨慎，反省自知。

谤法的罪过不可思量，诽谤说法师的罪过也同样

如是。如《不舍佛陀经》云：“曾于阳焰世间，毗婆尸吼佛出世时，有五十位男子，每人造五百个经堂，每经堂各供养一千僧众，尔时，彼等多说，说法师慧积破戒之过失，以此恶业成熟，彼等堕于地狱达九万年，其后，五百世生于人中，或成石女，或生边地，或持邪见，又六百年，成为盲人，或无舌者，再七百岁中，虽成出家，而及至晚终，也未得陀罗尼。以彼业障，遮盖彼等善业也。善男子，当应深信，当应了达此理，听闻此法之后，现见说法师破戒，亦不应说之，何况听闻而说。善男子，若人挖出一切众生之眼，何人以恶心蔑视说法师，此过胜过前者，若人杀害一切众生，何人见说法师时，与彼背向而坐者，此罪百千万十万乃至无数倍，亦不及前者。若人诽谤说法师，彼人诽谤一切诸佛故，若欲承事佛，彼应承事说法师也。”

又《大宝积经》二十五会《弥勒菩萨请问经》中，记述了佛在世时，有众多菩萨退失菩萨行，弥勒

菩萨起大悲心，将其中六十位菩萨带到佛前，请佛调化。佛于是为他们讲说了下面的往昔因缘：在拘留孙佛时，他们曾出家修道，虽然多闻精进，行头陀行，但执著于这些功德，心生傲慢。当时有二位说法比丘，亲友众多，名闻一方，引起了他们的嫉妒，而诽谤这二位比丘有淫欲事，使其亲友远离，中断了善根。以此恶业，他们已在六万岁中，堕于阿鼻地狱，又在四万岁中，生等活地狱，又在二万岁中，生黑绳地狱，又在六万岁中，生烧热地狱。罪业稍轻后，五百世中转生为人，但常有诸根不具、贫穷下贱等诸多不吉祥事。此后又将在末世五百岁中生于边地，饥寒交迫，修行多有障碍，虽暂生起智慧光明，顷刻又消失无余。经过如此众多的罪苦磨难后，先前诽谤二位法师的业障才得以清净，那时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得受菩提记别。

《大智度论》卷六记载，无量劫前，“尔时有二菩萨比丘，一名喜根，二名胜意。是喜根法师容仪

质直，不舍世法，亦不分别善恶。喜根弟子聪明乐法，好闻深义，其师不赞少欲知足，不赞戒行头陀，但说诸法实相清淨。语诸弟子，一切诸法淫欲相、嗔恚相、愚痴相，此诸法相即是诸法实相，无所挂碍。以是方便，教诸弟子入一相智。时诸弟子，于诸人中，无嗔无悔，心不悔故，得生忍，得生忍故，得法忍，于实法中不动如山。胜意法师持戒清淨，行十二头陀，得四禅四无色定，胜意诸弟子钝根多求，分别是淨、是不淨，心即动转。”但胜意不能理解喜根的境界，而兴诽谤，后“胜意菩萨身，即陷入地狱，受无量千万亿岁苦。出生人中，七十四万世常被诽谤，无量劫中不闻佛名。是罪渐薄，得闻佛法，出家为道，而复舍戒。如是六万三千世常舍戒，无量世中作沙门，虽不舍戒，诸根闇钝”。这时佛告诉文殊菩萨说，当时的胜意比丘即是佛的前世。文殊菩萨并且赞叹喜根菩萨的说法是“如是等名巧说诸法相，是名如实巧度”。

密法是清净佛法

又有些人说：“密法不是由佛亲口所说，而是由后来的印度或藏地人所创造。”密宗续部有些是释尊涅槃时作授记，后来才现于世间的，有些则是释迦佛住世时亲口所说，如印度南方米积塔前所说的《文殊真实名经》《时轮金刚续》等。《二观察续》云：

“如来先说有部、经部、唯识、中观之法门，此后宣说密宗金刚乘。”《时轮金刚后续》云：“具德米积塔之前，法界十力大尊者，宣说诸佛之密续。”如今藏文《大藏经》（德格版）仅经、续部就有一百零三函，其中二十多函是密宗续部。有些密续是莲花生大士等大持明者以神变从龙宫、邬金、香巴拉等刹土迎请到这个世间的。当年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时，看到桑耶

寺里藏有丰富的密宗续部后感叹地说：藏地密法远比印度殊胜，印度也见不到这么多的密典。在汉传《大藏经》中也有很多唐密续典。又据唐密传承，大日如来于法界宫说《大日经》《金刚顶经》等。金刚萨埵结集并于南天竺铁塔，待人弘扬。其后释迦佛灭后七百年时，龙树开铁塔，亲礼金刚萨埵，受金胎两部大法，传之弟子龙智，龙智传给金刚智、善无畏等广弘。是故应知密法并不是后来的印度僧人或藏族喇嘛们所发明的一种法门，而是十方诸佛菩萨千经万论的究竟精华，一切天龙护法恒时守护的如意宝。密宗的见修行果，并不与显宗相违背，而在显宗中也有间接的宣说，麦彭仁波切在《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本文也已在下文分成了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而且藏地显密圆通的高僧大德比比皆是，众多成就者广大的弘法事业，奇迹般的修证经历以及不共同的瑞相显现也是密法殊胜的一大明证，他们弘法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

但是在末法时代，佛教中既有证悟又能宣说的大德日渐减少，人们对佛法的深意越来越生疏，对佛为不同根基人所说的法渐觉混淆，于是以分别念抉择圣教密意的现象逐渐滋生和蔓延，其中遗患较大的是某些根据有限的史料考证以及根据他们所理解的尚未达到究竟了义的知见，便动辄否定这个，质疑那个。在显宗中，有人否定第三转法轮如来藏光明的甚深见解，还提出大乘教法非佛所说，乃是后来的龙树菩萨等论师们所造。他们还用《阿含经》等第一转法轮的经典为教证，来否定无上密乘的见修行果，这是以凡情测圣意的典型例子。我们试举一个比方，有人以教给小学生的一些知识，去硬套大学里的教材，并说大学教材中许多地方与小学生教材不符，因而必有错误，这样谁听了都会哑然失笑。同样，佛陀因材施教，为上根利器者直接宣说了大乘的无上密法，为中根者宣说了大乘显宗，而为小乘根器的人暂时先说了相应的小乘教法，再逐渐将他们引向大乘。如果拿佛

陀暂时的一些不了义的教法去硬套了义教法，无异于同拿小学知识硬套大学教材一样可笑。不仅如此，并且佛陀还明示谤法过失的严重，因此，他们不但自趋恶道，同时也断灭了其余众生的善根。

又有人以发现婆罗门教也有一些类似于密法事续部的仪轨，如烧护摩等等，便断定密法是从婆罗门教发展起来的一种外道教派。此言委实可笑，密法自有其严密的传承系统，并且以无上见解的摄持，众多方便都可转为无上道用，它是甚深微妙的法门，凡夫分别心难以窥其堂奥。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佛所说的人天乘的教法中，有许多的内容也可在外道典籍中找到，那么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断定人天乘佛教就是外道了呢？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惜就有人一直在牛角尖里钻不出来。其实出此言者也情有可原，因为条件所限，他们对无上密法知之甚少，藏文《大藏经》中二十多函的密续至今才开始有人将其中少数翻译成汉文，系统的密宗论典也少见翻译。只听说了一

些双运、降伏、护摩等的甚深行为，便作出了如此大的判断，即使从世间“治学”角度讲，也有失偏颇，更何况针对的是凡夫难以测知的无上密法。

考证到底适不适合于佛教？我们试作一分析。首先，从它的过程来看，人们是以有限的手段，而得到有限的发现，再经过带有个人主观倾向的推理，而得出了某些结论。这中间的三个环节，都明显存在着局限性，使它无法准确地还原出历史的真相，因为一段时间后，随着实践手段的更新、新发现的补充，推理者思维定式的改变，旧有的结论必然面临着被新的结论替代的命运。新的结论又同样受着上述三个局限的制约，而又将被更新的结论推翻，现在新被发现的人类出现的时间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生物进化论地位的动摇，都是最好的例证。

而将考证加之于佛教则更不合理。无论借助于什么先进的仪器，人们考证的手段归根结底是通过人

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来获得相应的资料，五根暂时在人界范围内可以无误地摄取名言外境，但对上面的天界或下面的饿鬼界、地狱界等已无能为力，更何况对胜义实相，相对出世间的罗汉、菩萨、佛来说，五根所获取的实际上正好是错误的信息。佛的殊胜妙好的报身与远离形相的法身、无量神变等等无法用五根观察得到。《四十二章经》云：“慎无信汝意，意终不可信。”众生在未证圣者果位之前，心为妄想所蔽，因此所见皆为迷乱，不足为凭。故必须依靠上师三宝的教言，依教奉行。《等持王经》也云：

“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亦非，若诸根是量，圣道复益谁？”人的第六意识的推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见解、感情倾向等因素，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前后不同的时期里可能会从同一根据推出完全不同结论的现象，而对已远离了分别念的出世间法，更是如聋如盲，无从下手。比如，佛菩萨们可以“一身复现刹尘身”，同一时间内可在多处幻化示现，如莲花生大士

到藏地后显现众多事业，不同众生所见非尽相同，后世发掘出的有关莲师传记的伏藏品中的记载也各有差异。若以只能有一种莲师历史的观点去考证研究，在凡夫分别心看来似乎合理，但显然与历史不符。有人从考证的立场出发，竟然提出了“龙宫何在”的荒谬问题。岂能以现代科技水平尚未足以发现龙宫，而质疑佛经中关于龙宫的论述？现代科技的前沿尖端，如宇宙探测、“克隆绵羊”无一不证明了佛经的准确，而成为佛经的最好注脚。而且发出这样的疑问，表明其已对佛宝、法宝狐疑不信，因此于皈依戒上也已经违犯。简言之，考证很难作为评判佛教的依据。

学密者的资格

有法师根据《大宝积经》中佛言菩萨摄取生死“非诸声闻缘觉境界”，而推导出“八地不动地菩萨以下尚无资格修学密法”的结论。

这一结论将许多众生唬在了密宗门外，其实因为小乘是断生死后取涅槃，大乘密咒见乃直观生死轮回本性，证悟其本性，了知一切轮涅所摄的诸法，皆无取舍、无贤劣，因此此见已远远超越了声闻境界。以前也虽有到八地后方可学密的说法，但这八地并非指真正超凡入圣的不动地，而是根据印度圣天论师的《明灯论》，在加行道的暖位、顶位、忍位、世第一法位中各安立上中下三地，八地即是指中忍位，意即

到此时便可相应行使密宗的甚深行为，此说智悲光尊者在《功德藏》中早已进行了解释。况且修学密法的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无取无舍，直接摄取生死，而是相续中已产生智慧后，以智慧的深浅相应地摄取生死，未有智慧摄持时，一切身口语仍在无欺的因果范畴之中，因此学密乘的人对小乘别解脱戒、大乘菩萨戒同样特别防护。藏地自从有佛法起，便有静命菩萨等祖师们在弘扬密宗的同时弘扬显宗的经律论三藏，直到现在，藏地通达显宗三藏的大德仍到处可见，他们对显宗的精通熟稔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以怯弱的心远离密宗。

既然承认密宗是了义佛法，那为何又不承认密续中佛所宣说的圣教量呢？普贤王如来明确说明了密续乃为凡夫宣说，《时轮金刚续》中有六瑜伽的修法，全为凡夫地所摄，只有在第六瑜伽修圆满的同时，才超凡入圣，证入初地。又无上瑜伽中的有相生起次第是佛为众生免堕入六道轮回而宣说的修法，初地菩萨

已不需要再修有相生起次第，因已圆满具足了这些功德，如果八地才能开始学密，则密宗中根本没有宣说时轮金刚与生起次第的必要了。又密续中明显建立了五道十地，若八地后才能学密，那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的二地到七地又是为谁而安立？密续中广说了密乘戒律，例如把诽谤上师与金刚道友等作为根本戒，如果已是八地菩萨，则根本不可能生起此类烦恼，那为何又要安立戒律？密续中还具体广说了弟子应具备的法相，若是八地菩萨，已是诸根清淨，何需作此繁琐规定？又弟子若是八地，则灌顶上师无疑需在九地以上，而密续中关于金刚上师的法相根本没这么高的要求。

此出言者，若是成就者，为度化相应弟子的一种权巧示现，自当别论。但若其自相续尚未证悟，则不免在后世堕入泥犁，亲消此业。

密宗与上师

有人认为，密法是四皈依，在皈依三宝前，先要皈依上师，故与显宗相违。

依止上师是修学密宗的关键，但这不只是密宗的特色，在显宗中要取得成就，同样也须皈依上师。因为上师不是个人，而是将佛法僧三宝总集为一身，佛在多处强调了依师规则，如《弥勒菩萨请问经》中云：“当于是人而生佛想，作教师想，亦于是人听受其法。何以故？是人所说，当知皆是一切如来之所宣说。”显宗经云：“阿难尊者，请勿忧愁，我将现师相，饶益汝等。”《二思维续》云：“于后末法五百岁，我将化现上师相，心中认定为我者，于彼当生敬

仰心。”不必说广得灌顶、传承、引导的上师，甚至仅得四句经偈的上师也应该诚心尊敬，否则有极大的过失。续中云：“若人闻一偈，不敬上师者，彼转数百犬，后成有痣者。”若犯了四堕罪、五无间罪等大罪，通过入密法忏悔可消尽，并能成就，但诽谤上师不但成就无望，且必堕地狱。《金刚心庄严续》云：

“若人诋毁金刚师，虽弃睡眠远愤闹，精进修持深密法，专心修持一千劫，亦成反修金刚狱。”《密集金刚》云：“世人虽犯无间等，堕落性之种种罪，若已趣入金刚乘，修持此道得成就，一心诋毁上师者，修亦不可得成就。”其注疏中说毁谤上师者不但无成就，甚至亲近他的好友等人亦无成就。《句义宝藏论》云：“凡诋毁上师者，如何忏悔，亦必堕地狱。对上师发怒一刹那亦有无量的过失。”《时轮金刚》云：

“于师生嗔一刹那，则毁一劫诸善行，数劫堕入地狱等，恶道遭受深痛苦。”密续中云：“若视师德得成就，若视师过毁成就。”《金刚藏续》云：“已受灌

顶之弟子，若违上师之教言，今生遭受多灾难，来世堕入地狱中。”帝洛巴云：“不听师言教，不会得成就。”噶当派先辈们曾云：“不敬上师者，虽通三藏法，亦无稍许用。”依止了上师后，无论他做得不如法，也不应对其生起邪见，也不能轻易毁谤。若已得灌顶传法，尔后才发现此上师不具足上师的资格，然而此时，因其已成为你上师之故，唯有发清净心，而不能说上师过失，也不得生起邪见，否则自己反而堕落。如续中云：“依止上师后，是否是正士，勿违诸教言，若破师教印，生金刚地狱。”又如续中云：“虽不具功德，依止上师后，若人舍彼师，则谤诸上师，亦谤三世佛，彼过不可言。”喀绕共穹云：“开示大乘之上师，外相虽现不如法，其内境界难测故，于师不得生疑惑。”其实若弟子具信心，受上师打骂也得加持，大成就者藏巴加惹云：“师打即灌顶，由此得加持；师骂即猛咒，由此除魔障。”

密宗上师必须具足灌顶传承圆满、戒律清净、精

通续部窍诀、修行得到正量境界、诵咒圆满等条件。如今有些连灌顶仪轨也不懂，却到处传授密法，实是非理。信徒们也不经观察，盲目依止上师，犹如盲人骑瞎马，然后再观察上师有没有法相，并讲说上师的各种过失，由此而造了无量的严重罪业。又有些愚笨的人说：某某师父是我灌顶传法的上师，而不是我真正的师父，我真正的师父是我的皈依师上某下某等。此类人显然不懂佛法，既然你已得密法，岂有不皈依而得？其连皈依的含义也没弄清，真是可叹！

信心与成就

有些人说：“呀！无上密法是上等根基人的境界，是像往昔莲花生大士和密勒日巴等高僧大德才能证悟的深法，如今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劣根人怎么可能依其证悟呢？”这句话的前一段是正确的，后一段则完全错误。请问这有什么教证根据？我们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依据教理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思维，而不能随意便下结论。以为密法的成就者只有莲师、密勒日巴等少数几位的人只是一知半解，可能他们仅仅读过莲师、密勒日巴传记的汉文译本的缘故。就像一位只读过印光大师传记的人，说净土宗只是以前的印光、弘一等大师所修的法，现在的人不能依此修行成就一样荒唐可笑。一般的凡夫只要具有信心，也照样

能证悟本性。密宗所要求的上根利器，不一定是早已经为成就者的先天慧根，而是佛教中共同的涅槃五根（信、精进、念、定、慧），而其中又以信根为主。尤其密宗的即生成就，对上师的信心极为重要。《时轮金刚》云：“三时多劫中，供养诸三宝，放生百万众，即生不成佛，若于恩师前，起信令欢喜，即生定获得，共不共成就。”《大威德续》第三品云：“或是愚笨坚信者，彼修近得诸成就”及“上师隐密深窍诀，弟子若无犹豫心，敬称师之胜窍诀，珍爱修持定成就”。又云：“信心佛宝信法宝，信心僧宝信心田，信心上师信心父，信心大道信心舟，信心即是如意宝，信心密咒之悉地，信心福德之圣财，是故修持密咒者，是为自心起信心，应当诚心敬他众。”莲花生大士云：“汝意清净得加持，心若离疑所思成。”萨迦班智达云：“数劫苦修般若行，施舍身首手足等，师道刹那皆圆满，故应乐修事师法。”果仓巴大师云：“一生成佛道，不在法殊胜，在于虔诚信。”《般若经》中

云：“舍利子，言胜义者，唯是正信之所证得。”

若具有上品正信，则得上品加持和证悟，诸佛菩萨恒时不离而加被。如颂云：“谁深信作意，如来住彼前，灌顶垂加持。”帝洛巴云：“若欲今生获得金刚持，究竟之道即为上师道，究竟恭敬乃为敬上师。”

密宗大师蒋扬钦哲旺波经常说：“修密法的上根，是指信根上等，也就是对佛法 and 上师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人。”《杰珍大圆满》、《空行心滴引导文》和《文殊大圆满发愿文》中也有同样的论述。而《大圆满心性休息》《句义宝藏论》等密宗论著中则强调以精进根为主。如果自己信心具足，纵然是充满了烦恼的凡夫俗子，也能以上师和密法的不可思议加持力和自己信心增上力的因缘聚合，而即刻证悟一切诸法的本来自性。因缘聚合，必然产生其果，这样的因果规律，谁也无法驳斥。

不仅修密法的人需要上等信根，修显宗净土宗也同样需要这种上等根基的条件。虽然修净土宗是“万

修万人去”，但是若信根不具足，则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最起码条件已经失去，依然生西无门。藕益大师云：“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低，乃依念佛之深浅。”因此无论修显或学密，只要是具备上等信心，凡夫俗子同样能够成就。若自己无有正信，那修任何法都不会成就，如同种子为火烧焦，再不能生长绿芽。佛经云：“诸无信心人，白法不生起，种子为火烧，绿芽如何生？”此人纵遇真佛也无多大利益，就像善星比丘、提婆达多等，以及现代有些对上师佛法毫无正信，而依然欲求得正果的人一样。若具正信，则证悟极易，如汉地智者大师对《法华经》起信而顿悟。六祖惠能大师以对五祖弘忍与《金刚经》的极大信心而证悟无相法门，并得到了五祖弘忍的衣钵，他的弟子法海又以无比的信心而将他的事迹法语集成了《六祖坛经》。法王如意宝在 15 岁时，以对上师与大圆满极大的信心而在读《直指心性》时开悟，并作了《大圆满直指心性注疏》，宁玛派祖师华智仁

波切也对《胜乘宝藏论》生起信心而开悟，并因此造了《七宝藏赞》的赞诵偈。

学密成就并非只是一种古代的传说或是现代人的吹嘘标榜，而是确凿有据的事实。有关印度、藏地密宗行人成就的实例在《西藏佛教史》等典籍中有详细记述，本人也专门编撰了《密宗虹身成就略记》¹，相信阅读之后，自然能坚定对密宗的信心。

1 现收录于《传记合集 3》。

密宗与显宗

又有些人认为，藏传佛教纯粹是密宗，与汉传、南传佛教完全不同。此言实属荒唐，他们未曾看过一本正规的藏传佛教的书籍，也未实地调查一番，便作此断语，与事实完全相悖，根本不值一驳。其实稍具常识的人，便知道藏地的宁玛、格鲁、噶举等各家宗派，都是显密并弘，显宗的典籍，其丰富程度实不亚于汉传与南传佛教。藏地在莲花生大士入藏前，便已迎请了那烂陀寺的显宗大师静命菩萨，从那时起，以因明、戒律、俱舍、中观、般若五大部为主的大小乘显宗的弘传便长盛不衰。五明佛学院九个大班中，有五个便是学习上述五部的显宗班，平时也经常念诵显宗的《普贤行愿品》《随念三宝经》《心经》《金刚经》

《药师经》等经典。此外，藏地大成就者如麦彭仁波切、宗喀巴大师等著述了大量显宗论著，如《澄清宝珠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等，又如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心性休息》中从小乘的出离心到大乘的菩提心直至密乘的大圆满，都有极为详尽的修法引导。能海上师云：“显是密之显，密是显之密。有则双存，无则并遣。若不知显，则不了密之性相；若不知密，则不知显之作用。”因此学习藏传佛教也就意味着同时学习了汉传与南传的佛教，如此将各宗各派摄为一体而普皆弘扬，无疑是藏传佛教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现在世界各地以一己之见诽谤他宗的现象屡见不鲜。泰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有宗不承认大乘经典是佛所说，徒造无边罪业。中国汉地的有些学佛人不承认密宗，也有诽谤、轻慢小乘教法的。甚至在国外有些人妄说《阿弥陀经》等是伪经，似乎他们智慧超群，玄奘法师、鸠摩罗什法师等先贤反倒辨别不出佛经的真伪。造这些深重罪业的人，应该虔诚忏悔，多

念“喻班匝_儿萨埵吽”。他们虽然得到了极不容易的人身，又遇上了万劫难遇的佛法，却因一时的愚昧无知，不但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反而造下弥天大罪，实在可悲可叹！

但又有人走向了一个极端，认为只有显宗修学圆满后才能修学密乘，殊不知显宗修学圆满即已经究竟成佛，与修密宗所证得之佛无二无别，已无需要再借助于密宗的方便。又比如证悟必须建立在清静戒律的基础上，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戒律完全清静后才有机会证悟，因为实际上只有证到大乘二地菩萨时持戒度才得以圆满。若依前说，则有第三地以下无有证悟的过失。经论都有外、内、密意，也有一般与特殊的使用法，总说和别说等等的差别，而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判断，死在句下。

类似这些言论都是闻思不够、见识不广所致。

《华严经》云：“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学成

菩提，愚学为生死，如是不了知，斯由少学过。”佛对我们指出的修行道路是闻思修，因为既然是众生，内心充满的只能是迷乱的分别念，而佛经记录的是佛陀的智慧，犹如暗夜的明灯，能照亮我们成佛的路程。现在有人提倡似是而非的“专修”，即只用研读单一的某部经论，不必广学多闻，这实在非明智之举，弥勒菩萨指出，如果不需要广泛的闻思，佛陀就没必要广转法轮。《格言宝藏论》云：“浅学寡闻愚者云：修习不需广闻法。若无闻法仅修习，再勤亦成旁生因。”如果只局限在某部经论中，人们就缺少圣言量的指导，这时出现这种臆测杜撰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许多蛊惑人心的外道邪说也就因此乘虚而入，社会上只念佛不学教理的人大量地转向“法轮功”“青海无上师”等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种专学单一经论的做法，对有的人适合，对另一部分人则不一定有利。

密咒功德

又：“密宗里面的咒多半是鬼神的名号，所以念密咒，常常把些鬼神都找来，我们中国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你把鬼神都招来了，你再没有本事把他送走，这以后就很麻烦，所以学密的人着魔的机会多。”

说出这番话的人实在缺乏对密宗的基本知识。

《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中解释密咒时云：“梵语曼达，译为救识或救意之义，立名密咒，即是识为智慧，救为方便故，此二双运者，或此安乐速时能救护意识者，总之是一种殊胜方便名为密咒。”密咒祈祷的大部分是佛菩萨，也有的是已皈依了三宝的世间善

神，他们的时时随身护持正是自己迅速证悟的保证，岂还有因害怕而躲避的道理？至于一般的狐仙之类，与密法无任何瓜葛，且正好可以用密宗的方便进行对治，还有一类咒语则是事业咒语，如迎请咒、缘起咒、灌顶咒等，因此不知“学密人着魔的机会多”这一结论有什么事实根据。其实不论学密学净，参禅学教，只要修学的人见地不到，执著深重，都会使魔得便，产生着魔的机会，而不在所学的是哪一种佛法。而且恰恰相反的是，修学密宗着魔的机会更少，因为密宗里有着许多降魔的殊胜方便法。各个仪轨中都有不同的降魔咒、驱魔咒、止魔咒等，密法中还有诸佛菩萨变化成金刚橛、马头金刚、大威德金刚等忿怒本尊护持行者。即使没有很高的等持，仅仅是作观想、念心咒，依凭心咒的巨大加持力也能遣除邪魔的扰乱。当年静命大师建桑耶寺受到外魔的阻挠，以寂静方法无法调伏时，也是迎请密咒大师莲花生大士入藏后才将外魔收服。密宗的这些方便，就像一个安

全装置，把修法者很好地保护了起来。只要行者真有正规师承，又如理如法地修习，即使即生不证悟，也能增加许多世出世间的不共功德。我们在解释甚深的显密经论以及评判别的宗派时必须有教证与理证的根据，以及掌握因明、中观的基本推理方法，而不能以有些无信仰人的民间说法破斥佛语，否则民间中有对念佛参禅说为“迷信无智”，是否也应该承认呢？这样就真的很麻烦了。萨迦班智达曾说：“没有教理而喜欢辩论，就像没有双手的人欢喜打架，最终还得失败。”在此我恭敬合掌，衷心希望诸位千万不要师心自用，依据自己的感觉而评判这些佛法中的事，不但自己造业，也会使许多不明教理的无辜信众误入舍法谤法的歧途。

佛在显宗中也讲述了密咒不可思议的功德。《首楞严经》云：“若不持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又云：“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因此欲成就者，持咒

无疑十分重要。《观音密藏经》云：“若有受持神咒者，凡有所作，必得成就，唯必深信，不得生疑。”

《金光明经》云：“十地菩萨，尚以咒护持，何况凡夫？”佛在《小般若经》中介绍释迦牟尼佛心咒“达雅塔，嗡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耶索哈”时说：“依此咒之力，释尊得成佛，观世音证为菩萨，仅闻此咒，亦得无量福德，并除一切业障。”又在其他经中说：“此咒诵一遍，能除八万俱胝所造之恶业”等。各个密咒的殊胜功德，麦彭仁波切在《咒藏》的著作中作了广说，然于此不便公开，灌过顶的人，可详加研习。对具如此殊胜功德的密咒，不欲承认，则我不知其是否已是着了魔了。还有些人自作聪明，把《心经》里的密咒等意译出来。如果密咒能翻译，玄奘法师等早就已经翻译了，不会拖到现在。而且如果密咒意译出来后，其意义则已挂一漏万了，失去了原有的加持。《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中介绍了密咒具有四种成立的特点，即法界本性、有法自性、如来加持、无欺无

碍之能力，故不能意译，无垢光尊者也说密咒不能翻译。《心经》的密咒翻译后，那经文里的“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又将如何解释？密咒的功德与加持不可思议，如《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中，佛对除盖障菩萨说，当时佛为求得“嗡玛呢巴美吽”六字真言，在无量世间中，供养万千俱胝如来，尚未求得，后来承事供养胜莲如来后，方才得到，而胜莲如来也是承事供养了无量如来后才得到。持诵六字真言有消除恶业、究竟六度等无量的功德。

密宗与净土

又有人认为密宗与净土宗如同水火，互不相容，若选学一种则必须舍弃另一种。

须知其实密宗中也同样包含了净土宗，在法王如意宝的《文殊大圆满》、无垢光尊者的《四心滴》等众多大圆满法中，都有具体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密宗中还有破瓦捷径往生法。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等大成就者的著作中就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净土灌顶与修法仪轨，噶举派的乔美仁波切等许多密宗行者临终时也都往生极乐净土，宁玛派大祖师麦彭仁波切专门造了《净土教言》来论述极乐的殊胜，劝导世人往生极乐。宗喀巴大师、乔美仁波切以及麦彭仁波切都造了

《极乐愿文》。如今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显密并弘，平时一再强调弟子们应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以自己发愿往生而为表率。法王指出修密法者必须同时兼修净土，修大圆满的人应在大圆满的基础上往生西方，既可确保往生，了生脱死，同时又可获得极高品位，并倡导每位弟子念满 100 万阿弥陀佛名号²及 30 万阿弥陀佛心咒，对圆满这两个数目的弟子，法王以其加持力保证他们即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每年秋季五明佛学院都要举行“极乐大法会”，促成广大众生的往生顺缘。如果我们各宗各派的弘法大德，都能这样显密圆融，不取此舍彼，那该有多好！往昔大德如诺那上师说：“修任何本尊，皆必须兼修西方净土。”贡噶呼图克图也说过：“往生极乐世界即是密宗的即身成佛。”此句的密意为宣说显宗的往生净土与密宗的即身成佛互不相违之义。《净土资粮》云：“净土宗及密宗均为果教，从果起修，故称易行道”

2 此处指藏文圣号：“炯丹迪 得银夏巴 扎炯巴 扬达巴 作波桑吉 滚波奥华德美巴拉 香擦洛 穹多 嘉森且奥”。

及“就我所见，两者咸为无上殊胜究竟方便妙法，行者只需发菩提心，随修一门，皆有所成”。圆瑛老法师云：“密净兼修好，万修万人去。”

有人在弘扬净土宗的同时，对密宗多有轻毁，甚至说有多少愚昧的人被密宗骗了，此非诽谤，还有什么能算作是诽谤？此不但诽谤了宣说密法的佛陀与无量的密续，也诽谤了从极喜金刚到莲花生大士、密勒日巴、宗喀巴大师等所有大成就者。《无量寿经》指出，往生极乐的条件中，“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诽谤正法之人无缘往生极乐，如此弘扬佛法，是将人引向净土还是引向地狱？诚请三思。

即身成佛

有些人说：“显宗最利根者需经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佛果，密宗宣说即身成就显然不应理，因两者观点相差悬殊。”

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实际上是没有了知如来的密意而造成的。释尊为了度化不同根基的众生而宣说了种种法门，粗略看去，似觉多有相违之处。比如有些经典说有我，有些经典又说没有补特伽罗之我，有说涅槃诸法为空性，有说如来藏成实不空等等，但只要真正具有正规传承，或经过长期闻思修的人，便可知彼等不但互不矛盾，且隐含有极大的密意。佛在《解脱经》中云：“所谓的无数大劫（阿僧祇劫）是指众生

无量界、根、信解不同而说。”《金刚顶五种密经》云：“于显教修行，须经三大阿僧祇劫，然后证果”及“若依密教，则由加持威力故，于须臾顷，当证无量三昧耶，无量陀罗尼门”。一般的众生成佛需经三大无数劫，若特别利根者或具足善巧方便等则可极快成就。比如坐火车从成都到北京需两天两夜，但乘飞机只需两小时即可到达，我们便不能因绝大多数人坐火车而否定有人坐飞机可快速到达的可能性。同样，因众生中不同因缘的聚合，有些钝根者需经长时修证，但也有些利根者仅凭自己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和通过修了义教法而疾速成佛。此有佛陀亲口宣说的许多教典来作证明。《普作续》云：“人天诸众异根基，有为天生利根者，有为修学之根基。”《等合续》中也云：“众生有本来的利根和其余根基。”显宗经论中对此也有明说。《解深密经》云：“有者自性利根众，有者钝根而安住。”《俱舍论》也云：“有者初为彼种性，有者后由炼根成。”此上根利智即是指信

根或精进根之力具足，此理前已宣说。

显宗了义经典也明示利根者不一定需经三大阿僧祇劫，可见即生成就的捷径大道在显宗中也应承认，只是显宗没有广泛宣说即身成就之法。《大密方便经》中云：“证一地后，若欲成就者，七日便能成佛。”

《楞严经》云：“不历僧祇获法身。”《摩诃止观》云：“利根者圆教下一生顿超十地。”达摩祖师在《破相论》中，将三大阿僧祇劫释为三大恒沙毒恶之心。

《宗镜录》云：“一念成佛。”《法华经·法师品》云：“须臾闻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说8岁的龙女因献上宝珠，刹那间便已成佛，圆满相好，并立即前往南方无垢世界，坐上宝座，为众生说法。又《顿悟入道要门论》中云：“若悟道，现前身便解脱。”此外，释尊在世时有位老人，佛讲述他八万劫前，身为樵夫在山上砍柴时，遇到一老虎，当时惊慌中喊出一句“南无佛”，以此善因，而于现世出家，并证得罗汉果。无

垢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中指出以不净心见到佛像也是证菩提之因。《法华经》中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又“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由此可见，以散乱心等念佛颂佛，也能得这样殊胜的加持，那么以一心一意来修持无上密法，为何不能迅速成就呢？

又有认为密宗之即身所成之佛是罗汉，只要稍为涉足密续，便可知此言大谬。旧译派的九乘佛法、新译派的六乘佛法中声缘罗汉都在最初的外三乘内，而且罗汉只证到人无我的空性，对法我尚有执著，对究竟的光明更是如聋如盲，而密乘最终所证的已是觉空无别的佛的境界。连大小乘的基道果也分不清楚，还为人讲经说法，可能是闭眼专修的原因。若追求自己的解脱，则专学一门，或可成功；要摄受弟子，则必须广闻多学，方能调化不同根基的众多有情。即使未皈依佛门的人，也不会误认为密宗只证得罗汉果

位。大部分众生需经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利根者短短时间内即可成佛，这些都是佛为不同根基的人而宣说的法，我们都应该承认。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当我们在遇到观点不同的佛经论典时，千万不要以一己之私见对自己不太理解的那一部分，遽然断定为非理。若立为非理或断定是邪道，那必须有真实的教证与理证。有人偏激地说学密是即身堕地狱，此言出自学佛人之口，实在令人痛心。即身成就，是佛亲口宣说，并已由众多高僧大德所亲证的事实，一个既然是相信因果的人，怎么能对此无上法要信口雌黄？若破了密乘戒，则即身堕地狱是无可挽回，但显宗中也同样如此，若犯了谤法、五无间罪等，除非发心改过，猛厉忏悔，否则临终直堕地狱！密宗即生成就，是佛的教言，净宗即生往生，也是佛的教言，对于一个佛教徒，怎么能对佛的教言作一取一舍呢？佛在《楞严经》中云：“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又陈那论师曾说：“邪道极无边，一一难破尽。”若凭自

己感觉测度圣意，建立一家学说，难免在因果上自招过愆，也必将受到方家的取笑与历史的唾弃。

五毒与五智

又有些人说：“密宗将烦恼宣说为智慧，五毒宣说为五智，因此无法为显宗所接受。”

此实是未领会到烦恼即智慧的深意，《大圆满心性休息》中明确指出并非烦恼的现象，而是它的本性是智慧。而这并不是密宗所独有的见解，显宗中也同样可找出类似的教证。《文殊游舞经》云：“诸烦恼为菩提金刚之基。”《文殊幻化经》云：“非除轮回而修涅槃，是缘轮回即是涅槃。”龙树菩萨在《中论》中也说轮回和涅槃无有稍许差别。《无垢称经》云：“诸烦恼即是善逝舍利。”《六祖坛经》云：“烦恼即是菩提。”禅宗五祖弘忍在《最上乘论》中广说

了本来清静之见。无垢光尊者在《大幻化网广释》中引用显宗的教证说：“若食牛犬马，人肉象肉等，则成诸功德，吾等之誓言。”《摄乘论》云：“若见诸大方便者，烦恼即成菩提支。”《华严经》中论述云：

“吾与一切佛，自性平等住，不住亦无取，彼等成善逝，色受想行识，无数善逝众，彼成大能仁。”《摩诃止观》云：“若达诸恶非恶，皆是实相，即行于非道，通达佛道。”《无行经》云：“贪欲即是道，患痴亦如是，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若人离贪欲，而更求菩提，譬如天与地，贪欲即菩提。”《维摩诘所说经》云：“佛为增上慢，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一切尘劳，为如来种。”密宗是建立在显宗的基础上，并且把显宗中隐含的最了义观点加以明显宣说，与显宗并无冲突。如果上述密宗中的“烦恼即菩提”“轮回与涅槃平等”不能成立，则显宗中类似的观点又该如何解释呢？

密宗中“众生即佛”的见地，也是直接从胜义实相而作的宣说。若从名言现相上讲，众生则还是众生，仍被烦恼障和所知障所障蔽，与佛有别。如《喜金刚续》云：“诸众生为佛，然被客尘遮。”《时轮金刚》云：“诸众即是佛，于此世间中，余无大正觉。”《瑜伽母续》也云：“此等众生五佛性，如现舞者及画师等。”显宗大乘经典中也云：“一切诸法，于诸时，圆满现前菩提也。”《圆觉经》云：“始知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维摩诘所说经》云：“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不可复得；即涅槃相，不可复灭。”《圆觉经》云：“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

随顺觉性。”因此说显密的见解在究竟上并不矛盾。

双运与降伏

有些人认为：密宗里的双运和降伏与显宗相违，让人无法理解与接受。

大凡没有依止过具德善知识或未广泛学习过佛法的人，难免对佛教中许多观点感到无法理解。比如从来未学中观的人看到《心经》中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时，会对空与色这种关系感到矛盾，而已通达经论的人，则知道不但并不矛盾，而且揭示了诸法极为深奥的本性。同样，从未修学过密法的人，对双运与降伏产生疑惑也实属自然。但明智的人只要坚信佛陀圣言量的正确性，了知这些行为虽不为自己的分别念所理解，但必有其殊胜

真实的含义，这样自然可避免谤法的无边罪业。实际上密宗的双运和降伏并不是一般凡夫的淫乐和杀生的行为，诸佛菩萨早已断除了此类习气，但在度化众生中，有必要时也会本无贪心而示现贪欲相，本无嗔心而示现愤怒相。如显宗的《父子相会经》云：“虽无贪欲现贪相，虽无嗔恚示怒相，本无愚痴现愚相”及“彼等幻变种种身，调伏一切诸有情”。因此看到密宗的双运佛像，或双运修法时，不能生起贪等烦恼，更不能生起邪见，双运的真实含义是指现空无二或智慧方便无别，《金刚鬘续》云：“世俗胜义谛，远离二分别，何时正相合，说彼为双运。”同样，降伏并非恶劣的杀生手段，而是瑜伽士以无上的大悲心来调化业力深重的有情的殊胜方便。《红大威德续》云：“奇哉杀成善，杀众未杀彼。”

双运和降伏在显宗中也有隐含式宣说，如《女身令佛欢喜经》云：“菩萨者，为令诸佛生喜，将自身化为女身，常行于善逝之前。”又说：“以大悲心降

伏损法者等等。”《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中论述：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经是一位名叫其吾嘎玛的婆罗门，已出家修梵行多年，后来进城时，有一商人的女儿对他生起了贪爱之心，几欲死去，为此婆罗门生起了极大的悲心，便舍戒与其结婚做不净行，以此功德，顷刻圆满四万大劫的资粮。又释尊曾做大悲商主时，与五百商人一起乘船入海取宝，天神告知其中有一人欲杀死五百商人，此商主思维，其余商人均是不退菩萨，若那人杀业成功，必堕无间地狱，因此发起了大悲心，宁可自己下地狱，而杀死了那个图谋不轨的人。以此大悲心驱使的行为，圆满了八万大劫的资粮。

故此小乘中本为根本重罪的杀生与淫业，只要由大乘的大悲心或由密乘的大智慧来摄持，也可成为积累资粮的殊胜方便。密法有以方便法借助空行母而成就，也有直接依解脱道而成就，无论方便道还是解脱道，都是无上的成佛妙法，因此应切切注意，不要

因一时误听他人错误的言论而诽谤了正法。一分钟时间，造了谤法的口业，将招来无量劫地狱中的痛苦。犹如俗语所说的“度日如年”，地狱中的一天，就等同于人间的漫漫千年。到时，即使再多的弟子眷属也难以救拔，法王如意宝也示现了在几十年讲法中唯恐有出错的地方，而经常念心咒忏悔，更何况一般的人。如果以教理对照，发现了错处，犹如弘一大师那样及时忏悔，也仍不失为合格的佛弟子，大家也会深感随喜，共同光大佛教。佛经中也云：“从来不犯过失者是高举佛教幢幡者，若犯而知忏悔者也能摧毁魔幢，犯而不改，则是举魔幡者。”如果人们发心清静，确立依据教证、理证的标准，则佛理会越辩越明。如果唯恐损害自己的名闻利养，唯恐脸上无光，不以理智抉择，因辩论而生起了嗔恨心，则去道不知已有多远了。

密宗行为与小乘戒

有人认为藏地修密者别解脱戒并不清净，这种观念实是很大的误解。藏地虽然密法兴盛，但僧人所行持的主要还是清净的小乘戒律。明朗仁波切也曾根据续部说：在吃毒不致中毒时，方可行持密宗行为。无论何种续部与论典，都没有对凡夫俗子开许双运、降伏、饮酒等。《时轮金刚》云：“凡夫人不能做瑜伽士的行为，瑜伽士不能做大成就者的行为，大成就者不能做佛陀的行为。”阿日大班智达云：“无论声缘乘、菩萨乘与密乘都未开许自相烦恼（即未有方便法所摄之贪嗔痴等）。”

藏王赤松德赞当时作了规定：“藏地僧俗今后见

解依龙树菩萨，行为依静命大堪布。”麦彭仁波切也曾说：“稀奇萨霍堪布之行为，无比具德龙树之见二，钦定双融传承之教规，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兴。”在历史上，旧密的祖庭拉萨桑耶寺曾集会七千余持清净小乘戒律的僧众，历来也经常有聚集数千持小乘戒僧众的寺院。1982年法王如意宝在整顿四川、青海一带藏区的佛教时，教诫说：“夜空的星星虽然繁多，但启明星只有一颗，除大瑜伽师和大成就者外，所有僧尼必须以别解脱戒律为首，破别解脱根本戒者不得与僧团共住。”在如今的密法中心喇荣五明佛学院，六千余僧众也皆是持清净的小乘戒律。世俗中因果不虚，莲花生大士给我们赐予了极好的教言：“是故见比虚空高，取舍因果较粉细。”若没有相应证悟的凡夫人也行持密宗行为，其结果唯堕落而已。学密宗的人中出现几个相续中没有证悟，但平日又渴望有家室等的僧人，应知是这些人没有如理行持，而不是密法的过失，这些现象在显宗中也同样不可避免。我们不应把

人的过失加在法上，《弥勒请问经》云：“不以憎嫉人故而憎嫉于法，不以人过失故而于法生过，不以于人怨故而于法亦怨。”

显密圆融是成佛的捷径，莲花生大士教诫说：

“外面行为依小乘经部道，此有细致取舍因果的必要；内在行为依无上密咒道，此有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双运的必要；密行为应依大密大圆满法，此有即生成就虹身的必要。”以此教证可以了知密宗并没有说学密就不必守小乘戒律，密宗行者乃至成就前都会受持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或居士等戒律。如果已证得成就，则可以作各种方便示现。莲花生大士在有些众生面前显现小乘比丘相，在有些众生前显现密乘瑜伽师相。不丹的国师蒋扬钦哲仁波切出家后，又娶有空行母，一生显现了极大的事业与成就。龙树菩萨的上师萨绕哈娶了空行母后，说今天以前还不是比丘，今天起正式成了比丘，然后给龙树菩萨传了比丘戒。帝洛巴祖师是位乞丐，常吃活鱼。十世班禅大师

也娶有空行母，同时享有崇高的威望，一生为国家为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布瓦巴饮酒不醉，且饮后酒又从其指尖流出。大成就者大译师饶在娶空行母后，传了比丘戒等，做种种梵行。同样根据《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记载，汉地禅宗二祖慧可大师晚年经常到酒肆、屠场去，有人不解，二祖便说：“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后来有禅师经常到妓院去调化众生。又如赵州禅师不喜闻“佛”字，南泉斩猫、丹霞烧佛等也都是般人以浅显之见难以接受的行为。又根据《晋书》等史料记载，鸠摩罗什大师晚年时另辟居所，置有妻室，有弟子欲效仿，一日大师上堂，手持一碗，碗里装满小针，并说有谁若能像我一样将针吞下，即可学我行为。大师说罢将针悉数吞下，并又一一从全身毛孔中出来，于是众人愧服。还有济公和尚吃肉喝酒、不守清规，金山活佛行为诡异、常现神通，但也都受到大德们的推崇。

他们的双运、降伏等因以智慧摄持，故不成障

碍，酒饮得再多，也不会对神智有丝毫影响（关于藏地僧人食肉，已于《放生功德甘露妙雨》中作了论述），但凡夫不能简单地效仿，如孔雀吃毒物越多羽毛反而更加鲜艳，但乌鸦食毒无疑只会丧失性命。

摸顶与灌顶

有法师说：“若真的摸摸头就可以得度了，当初佛陀何必讲经说法呢？四十九年说法是何等的艰辛，他老人家给人摸摸头岂不轻松省事？所以诸位千万不要迷信，不要被人骗了。”

佛陀度化众生有无量的方便法门，摸顶便是其中一种，佛经中经常可见到佛给弟子摸顶的例子。《华严经》中善财童子参访文殊菩萨时，“是时文殊师利遥伸右手，过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财顶。”《法华经·嘱累品》中云：“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訶萨顶。”《楞严经》中也有数处摸顶加持的记载，如在阿难遇摩登伽女，行将

破戒，佛敕文殊师利持神咒将两人提来后，“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摩阿难顶”，并开演了大佛顶首楞严王三摩地，后又有“于师子座，摩阿难顶”，“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镜交光处，承佛摩顶”及“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于十方摩顶授记”。宣化上人在解释摩顶时说：“摩顶在佛教里是表示慈悲爱护之意，并使其消除魔障。”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云：“尔时愿如来，展右手摸顶，得菩提授记。”麦彭仁波切在《净土教言》中云：“佛经云：‘阿难陀，成熟业感，现行业力，皆可得不可思议，如来出有坏之诸善根、诸神变、诸加持等亦是不可思议，谁亦不能行衡量彼边、了知彼量及思维彼理，否则如来之境非不可思议也。’如是所说。譬如行者以密咒而成就天尊时，其天尊之手，置于行者之顶，于此刹那，行者即获得诸神通。”上师身体有无量的坛城和空行护法，摸顶是给弟子加持的一种方式。历史上就曾经有具足信心的弟子，合掌祈求上师

摸顶而开悟，麦彭仁波切就是通过上师蒋扬钦哲旺波的摸顶而证悟。也有些精神病患者通过有修证人的摸顶而霍然痊愈。以前十世班禅大师经常以这种方式给众生加持，1986年前后，十世班禅大师视察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地区时，经常举行大法会并给信众摸顶。授记中班禅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岂有佛菩萨做骗人的事情？又出此言者的上师也经常给人摸顶加持，那是否他也骗了众生？一位做弟子的给师父的行为作出了这种结论，又会给人以何种感想？又如果广泛提倡只念一句佛号，那佛说法不也就没有必要了吗？他老人家给人念念佛号，岂不轻松省事？四十九年说法何等辛苦呀！但本人不敢如是承认，念佛、摸顶都是度众的方便法。

以前也曾有一位大德说过：“如今噶玛巴到处灌顶灌脚。”言下之意密法并非有如此殊胜，这也应属于一种未经观察的偏执之词。密宗当然没有灌脚仪式，灌顶是密宗的一种最殊胜的仪式，《大幻化网总

说光明藏论》中云：“依甚深之密咒灌顶仪轨，即能驱散或洗净弟子之三门及平等俱之诸障垢，于自相续中注入或种植能显现智慧之力，并令成熟四金刚也。”在历史上记载，释迦牟尼佛给恩扎布德国王灌顶后，立即证悟本性，获得佛位。续部中云：“灌顶后，不修亦成就。”其实灌顶在显宗中也屡见不鲜，如《十地经》中说，十地菩萨最后获得十方诸佛的大光明灌顶而证正等觉。《集密意经》也云：“若证佛陀之密意，复次明示于他众，此乃一切胜灌顶，彼得三有诸灌顶。”又《无量寿经》在开篇介绍与会的十六大菩萨的功德时，也有“升灌顶阶，受菩提记”之说。《入楞伽经》云：“一切佛刹，所有如来，皆舒其手，如转轮王子灌顶之法而灌其顶，超佛子地获自证法，成就如来自在法身。”若听到灌顶的字眼便心怀不悦，则不免造下舍法罪，而无法解脱。

社会流弊

随着密法在汉地的逐渐兴起，以及唯利是图之风的逐渐蔓延，不少人将致富成名的眼光转到无上密宗，在社会上借助密宗而谋利的现象层出不穷。

有人从未得到过任何灌顶，也未依止过密乘金刚上师，而只是搜罗了一些密法书籍，以研究考证的方式编写密法书籍，书中内容也多是密宗的不共极密修法，并公开出版，使成千上万从未皈依佛法的人，也能轻易得到一本。此泄密的罪过，谁能承当？本来密宗的历史和道理可以讲与他人，但是密法的不共甚深见解、行为、修法等，只有获得了金刚上师的四种灌顶、圆满修完加行、对密乘具有不共信心的弟子才

能听闻，除此以外，于他人不能随意宣说。其实一般的读者仅仅是看书也不可能得到成就，因为修密法必须得到上师的传承和窍诀，否则，如同阅读小说那样怎能证悟无上菩提？又有不少以借密宗之名，行以气功追名逐利之实。还有不少人择手段抬高自己的身价，吹嘘他的修证已超越了诸佛菩萨的无上智慧，真是邪说无边，罪业无尽。

现在汉地营建佛教景观，借以招揽游客的做法蔚然成风，其中有按佛教规定而建的，也有存在着不少急功近利，草草上马，结果所表现的已与佛教完全违背的现象。比较典型的是四川乐山东方万佛城，在那里的天乐宫中看到有许多赤身裸体的男女拥抱着，打的却是密宗的旗号，旁边的石碑上还赫然写着“信欲派”“对生殖器的崇拜”等等字样，真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怜。佛教中对塑造佛像有严格的尺寸比例要求，显密都有这方面的专门经续，这些不着衣装的男女像，虽然套上了神圣密宗的名号，却与庄严的佛像

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在间接上也违反了国家宗教法规。又“信欲派”“对生殖器的崇拜”这些强加在密宗头上的字眼是从哪里找来的？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本身就是崇拜生殖器的信欲派？

要介绍一事物，首先必须了解事物本身，尤其是介绍博大精深的密宗，必须求教于密宗典籍以及如法修持密宗的人，而不应该凭自我想象或依靠那些外行人的评论，否则难免漏洞百出，与事实不符。所有的密续以及历代传承祖师都从未讲过密宗崇尚性欲以及对生殖器的崇拜，恰恰相反，这些庸俗的世间执著正是学密人必须以无上方便加以对治净化的，否则耽著于其中，怎能生起修道的功德，证得无上的佛果？这是每个学密人所深知的道理。佛教是神圣的，佛像是圣洁的，借佛像敛财的做法必须受到谴责，尤其像天乐宫那样的不顾佛门教理，粗制滥造的做法必须予以制止。天乐宫的“密宗佛像”已引起了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为主的广大佛教弟子的强烈不满，此风

不止，势必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

随着西方文明的东进，以及人们对传统文化修养的不足，有不少人把佛教等同于迷信看待。其实即使从西方哲学来看，佛教也是一门深奥莫测的学问。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弗洛伊德等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已经受到了佛法的影响。又恩格斯曾说：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辩证思维才得以成熟。由此也可见佛教是真正的智慧。还有社会上经常有人干涉他人信教自由，对此国家法律早已作出规定，例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密宗的功德

佛在显宗第二转法轮中着重宣说诸法的般若空性，在显宗第三转法轮中宣说了空性基础上的光明，但是多采取隐含、譬喻的方式。密乘的见解是在综合了显宗的第二、三转法轮的基础上，进而以直接、详细、广大的方式把诸法实相和盘托出，并且在具体修行上增加了显宗中所不具的许多方便。《三相灯论》总结密宗的特点云：“一义亦不昧，不难方便多，是为利根故，极胜秘密乘。”又据《诸天积聚续》中说：五浊越炽盛，时代越趋末法，无上密法的加持就越强烈。噶托度达仁波切云：“五浊黑暗越深之时，莲师加持之月越明。”众多的续部、论部与诸多大德的教言都曾宣说，末法时期，众生烦恼炽盛时，其余

八乘（外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乘；内三乘：事部、行部、瑜伽部；以及密三乘中的玛哈约嘎与阿努约嘎）已无力调伏，唯有九乘之巔无上密法大圓滿才能调伏。如法王仁波切的《忠言心之明点》中说：在五浊黑暗极为深重的末法时代，前八乘犹如星光，很难遣除众生的烦恼，而大圆满则如丽日中天，最善对治众生烦恼。我们通过自己的修行实践也可了知，当烦恼生起时，其他许多对治法不能直接断除，而以密法的最深窍诀，不需勤作，直观心的本性，一切烦恼顷刻消散于法界中。而这些殊胜窍诀，也只有对上师生起正信的人才能运用自如。进入密乘后只要自己没有退失信心并严持密乘戒律，纵然今生没有证悟实相，但以听闻加持力也能尽快成就。无垢光尊者云：“若男若女已入此胜密，并获得传承教言，虽其未证悟，然以听闻之功德力，决定速疾解脱，因彼相遇无上果法之故。”《日月吻合续》中云：“学密利根者即生成就，中根者中阴，下根者来世幻化界得解脱。”确确实实密宗里有见解

脱、闻解脱、系解脱等一般凡夫所无法想象的众多方便加持法。因此莲花生大士也云：“现见画物即成佛，身触彼者即成佛，听闻彼声即成佛。”甚至旁生听闻密法也照样能得到成就，譬如前几年，法王在给一只老山羊传了《七宝藏》等的传承，老山羊临终后便往生到了东方现喜刹土。密宗祖师极喜金刚云：“若仅听受此密法，七世之前定解脱。”

又有人认识到密法的殊胜性后，对自己是否有福报与缘分修学无上密法产生了疑惧。其实这完全属于不必要的非理犹豫，《胜乘宝藏论》已对此作了明确的答复：“凡是相遇无上极密乘的人，往昔必定已供养过无数佛陀，并成过普贤王如来的眷属。”因此，已经受到了无上灌顶的人，必定已有殊胜的宿业因缘，应对自己也生起坚定的自信心，此世认真修学无上密乘，必能迅速证果，早日完成度生大愿。

总之，宗喀巴大师曾云：“若知异宗无相违，

一切经论知窍诀，则易证悟佛密意。”我的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一生中最深的窍诀是在善良的人格、远离世间盛事的出离心、广度有情的菩提心三者的基础上，勤修无上大圆满密法，最后一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普愿天下有情，共遵此道，同趋无上菩提。

有缘修行密宗者，为断彼等诸疑惑，
造此拙论奉信众，或许能成正信因。
此善回向诸有情，愿我生生世世中，
不离上师深密法，广度邪见愚昧众。

以上所作简略论述，并非出自破斥他宗之发心，而实欲救度众多蒙昧之人于欲堕之间，并澄清密宗的一些难题。依据教理辩论是佛教里拨开迷雾、遣除疑惑的殊胜方便。若仍认为密宗有不应理处，待日后再

作探讨论辩。密宗弟子索达吉著于普贤大乐宫。愿增
吉祥！

1998 年 3 月 10 日

入密明灯论

索达吉堪布·著

顶礼普贤王如来！

诸佛为度化根器、意乐不同之无量众生，宣说了种种甘露妙法，密宗便是在显宗基础上具有不共同殊胜方便、从果起修、即身成就的法门。近年来，赴藏学密者日渐增多，不少人匆匆忙忙求灌顶听法，但对如何修习密宗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观察，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有感于斯，兹对学密者所应具之基本条件作一介绍。

入密乘者首先需对佛教有坚定不退的信仰，更需

对密法及金刚上师具有特殊的信心。具此两个条件，方有资格进入密乘。

进入密乘的标志是接受密宗的灌顶，未得灌顶者无权修学密法，否则犯盗法罪。与别解脱戒与菩萨戒不同，密乘戒并无单独的授戒形式，在灌顶同时，便已得到了密乘戒的戒体，而且已圆满具足了皈依戒、别解脱戒与菩萨戒。密乘戒条细分有成千上万，主要可归纳为大幻化网五条根本戒：1. 不舍无上，即不舍密宗甚深等净无二之义；2. 恭敬上师；3. 不间断修本尊、念心咒；4. 慈悲同坛灌顶的金刚道友；5. 密宗甚深见解与行为不向外泄漏。此五条中最主要的为不舍密法与上师。

进入密乘后，无论生起信心与否，都永远不能舍弃密法和上师，若舍弃则必堕金刚地狱，金刚地狱并非显宗所说的无间地狱，根据《萨扎续》，堕此狱受苦者寿达十亿劫之久。如果对密宗里不共同的行为如

降伏、双运等无法理解，也不能轻率作诽谤，应知其有甚深密意，待广学续经之后即能了解其殊胜性。

有些人认为，学密后不能再学显宗，不能再念佛，学了红教后不能再修其他如黄教等的法门。应知佛教各宗各派本不相违，受了红教灌顶后，原先显宗及黄教等的功课可照常进行。

密宗一切加持、成就之源是金刚上师，其分为灌顶上师、传法上师及窍诀上师，称为三恩德上师。依止前应认真观察，依止后不管上师功德如何，一律当作佛菩萨看待，不能舍弃诽谤，一旦对上师生起邪见，应立即忏悔。若依止上师后又舍弃原来的上师，也犯根本戒。如续中云：“虽不具功德，依止上师后，若人舍彼师，则谤诸上师，亦谤三世佛，彼过不可言。”又《钻石金刚精经》云：“若谤阿阇黎，千劫无食睡，精学金刚乘，亦学金刚狱。”即诽谤金刚上师的人，纵然千劫中不食不睡，精进学修密法，但结

果仍然是堕入金刚地狱。

因众生烦恼未断，违犯密戒在所难免，但一经发现，应立即励力忏悔。根据续部及上师法王如意宝的教言，犯根本戒者需念金刚萨埵心咒四十万遍，猛烈忏悔后方可清净。但诽谤根本上师之罪只能消减，难以完全忏尽。

上述诸义，均有深广的经续教证，于此不赘。诚请欲入密乘之具信有缘之士，精研此文，慎重取舍。

以此善根，回向一切有情趣向究竟解脱！

1997年4月27日

略说佛教各派互不相违

索达吉堪布·著

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为适应各种不同有情之根器意乐等而宣说种种法门、宗派及解脱之道。诸教派虽暂时抉择的方法、修行的仪轨等不同，而究竟之密意皆成一趣，因为各派大师实则同一故。如宁玛的莲师、格鲁的宗喀巴大师、噶当的阿底峡、噶举的达波瓦、萨迦的萨班更嘎嘉村等皆为同一化身。此有诸大成就者之语为证，四世班禅乐桑曲坚说：“大智成就莲花生，化身具德燃灯尊（阿底峡），又化罗桑扎巴华（宗喀巴），我无其余皈依境。”二世达赖格邓江措大师也说：“成就持明莲花生，五百顶饰阿底峡，金刚

持佛宗喀巴，异身游舞吾顶礼。”文殊化现慈氏贡唐仁波切亦说：“雪域开创佛法莲花生，彼义如理修持阿底峡，于彼遣除邪说宗喀巴，三者无二以教量成立。”《莲花生大士传》云：“能仁授记多康山，阿底峡化罗桑扎，彼士出世藏得乐。”《无偏佛教史》引述夏嘎措周让卓之语说：“于前弘时期由释迦佛授记之化身莲花生大士照耀佛法明灯，后弘时期莲师化现燃灯尊者，其化为具德上师乐桑扎巴等出世无数化身。”此外，赛仓洛藏华丹所著《格鲁史略》亦有如是记载和详细论说。大智者土官在智慧品书中亦说：

“阿底峡尊者、无等达波瓦和法王宗喀巴，皆为莲花生大士之化身。”《莲花生大士略传》云：“尔时上地名萨迦，父名文殊母度母，其二所生吾化身，子名更嘎嘉村者，彼将重建吾神殿。”此语授记萨迦班智达，是莲花生大士之化身。又藏土诸大德皆证萨迦班智达和宗喀巴及龙钦巴（无垢光），三者皆为文殊菩萨化身，华智仁波切亦说：“五明通晓开显萨班尊，显

密善说之源宗喀巴，一切佛法教主龙钦巴，雪域三大文殊我顶礼。”兹恭证说，莲花生大士亦与诸佛菩萨无别，伏藏大师尔金林巴在《莲花生大士略传》中云：“极乐世界无量光，普陀怙主观世音，达那郭夏莲花生，外形虽显三身相，实则无二也无别。”又云：“法性界中普贤佛，密严刹土金刚持，菩提伽耶释迦佛，实吾莲师而自成。”

上述引证实为说明各教派之大师本性无二，不仅如此，彼等大师所抉择之法要，如大圆满、大手印、大中观、大威德及明心见性等，在已证显空无别的瑜伽士面前也是无有差异的。全知刚夏让卓尔云：

“大手大圆中观等，智者之前同密意，愚者对此舍法也。”麦彭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云：“有说自宗大圆满，超胜大手印等法，未证无有道名言；倘若真实已证悟，则于同一之密意，无有合理之分类。”彼云：“远离戏论大中观，自性光明大圆满，义同名称不相同，此外无有更胜见。”三世噶玛巴自生金刚亦

云：“远离戏论大中观，远离伺察大手印，此乃诸聚大圆满。”密勒日巴在《胜乐金刚明释》中云：“心性明空无别者，大手印谓无分别，大圆满谓法界性，波罗蜜多谓空性。”《明心见性论》云：“大圆满之前半彻却修法，三空相印，即禅宗之见性，其后半之妥嘎，身化虹光，即禅宗之向上，得禅宗唯靠自力修证，无甚方便接引，收效甚慢，而密宗除自力外，复得佛加持力，并且方便接引，收效急速等。”《顿悟入道要门论》亦云：“妄念不生为禅，坐见本性为定。”《般若经》云：“不可言思智慧到彼岸，不生不灭虚空之体性，各别自证智慧之行境，顶礼一切三世如来母。”以及无垢光尊者之《幻化网总论》等论述诸法无别之显密教证，尚有很多，然恐繁冗，故不引述，余论中将广说。

然此诸多甚深法要还与修行者前世因缘亦有关系。如庆哲王修之见歌云：“我学的是萨迦教典，而精通的是宁玛密法，此前世因缘真稀奇。我修习是密

咒道果，而证悟是自现大圆满，此前世因缘真稀奇。我祈祷的是瑜伽自在，而唯有莲师赐予加持，此前世因缘真稀奇。”此等诸宗皆不得离开密法，如日本《密教纲要》引弘法大师空海白帝语云：“诸宗皆好，各有优点，但均离不开密，离密即无诸宗，以密乃诸佛心印，离佛心何有诸宗，故密实集诸宗之长，为最完善、最方便、最迅捷的法门，为三世诸佛成道必由之径。”此语道出密法之殊胜处。宗喀巴大师在宁玛大成就者业金刚前听闻大圆满，此事《闻录恒河》中有记载，而大师所著阐明大圆满见修之《甘露妙药》，如今在宗大师著作全集中；此外，觉囊派、噶举派等诸大德听闻大圆满之经历，在各自传记及《格扎佛教大史》里均有详尽记述。尤其目前以汉地为主，国内外众多高僧大德、有识之士对一生能成就之无上密法大圆满生信且修持者日见增多。

古今藏汉通人证士，圣人贤者对各法门所持不偏袒之见及兼收并蓄之行，实堪为当今后学者效法。各

派教法本无差异，但以凡夫之分别心看来犹有区别，也实属自然。若他宗教法与自己想法稍有不同时，不可轻易诽谤，因为凡夫不能直接衡量诸佛菩萨深奥善说之义。《胜乐金刚续》说：“众生根基既无边，如来幻化亦无边，若于自宗不相同，即时不能作诽谤，应当发愿将来知。”《神变经》云：“嗟！如来子，为成熟诸有情。如来现示众多方便，依众生种种根基而说法。有众生以菩萨能调伏，有以声闻，有以缘觉，有以天人，有以龙王，有以神变，有以国王，有以禅定，有以闻法，有以神通能调伏”等如是广说其义。《华严经》亦云：“善逝幻变即无量，为调伏一切有情众，现示彼色形色等。”《父子相会经》云：“如来显现魔王形象来救度众生。”因此诸佛菩萨之化身在何处，吾等凡夫不可了知，故于一切恒时当观清净心。大恩上师法王晋美彭措亦经常向藏汉两地及国外众弟子引教证、理证，讲授诸教派互不相违之理，并谆谆教诫各宗派之观点虽不相违，但闻思修行

时应以自宗为主，如此有传承加持。否则东奔西跑无有定准而行，始终不可获得究竟深妙之正见。

然时逢末世，违诸圣教不乏其人，如藏地有人以似是而非之理妄说汉地和尚教是假的。请问出此言者，您阅读过禅宗诸传承大德的著作和唐代三大译师所译之珍贵经典吗？如果没有，那便成了毫无根据的诽谤。与此相反，有持偏执之见者说藏传密教并非纯正佛法，不可修学。忠告如此说者，首先应闻思通达深广如海的藏密前译十八大续经等教藏，不然对所有密续经典一无所知便出此轻率之语，唯造诽谤密法之罪业而已。因此在学道时对所有各宗派的如来教法与证法，生起真实无伪的信心而观清净，此极为重要。相反自己少有某方面的微劣理智，便增上傲慢，贪执自宗，嗔恚他宗，互为嫉妒，显露痴暗，诋毁圣法，造罪无边，唯有堕入金刚地狱，故应谨慎。《宝性论》云：“谁屡依恶友，于佛具恶心，杀父母罗汉，行非行破僧。若定思法性，从彼速解脱，何人心嗔法，彼

焉有解脱？”《日藏经》云：“宁可吾身碎，不应谤善法。”《月灯经》云：“若于赡部洲，毁坏所有塔，何人诽谤法，此过较其大。若于恒沙数，杀害阿罗汉，何人诽谤法，此过较其大。”《般若八千颂》云：“造五无间罪，不及谤法像。”又经云：“谁人诽谤法，俱胝千万年，感受地狱苦，又生旁生界，生人盲卑劣，诸根不具足，不闻三宝名”等有极多教证，以明谤法之过失。麦彭仁波切之《三戒一体论》亦云：“自他偏袒之说法，即如有一父二子，其二子执为异父而诤论”等如是所说也，由此吾等作为佛教徒，纵然无力成办弘法利生之广大事业，但不能故意摧毁诽谤释迦佛传下的甘露妙法。如萨迦班智达说：“虽无能力弘佛法，而不应理损害法。”与其出诽谤之言，不如闭口默言更好，《宝鬘论》云：“愚者少说极佳。”诸大师常说：“愚者少言，佛法无害。”此义相同也。

总之，汉地佛教有禅、净、华严等八宗或十宗

之分，藏土亦有宁玛、格鲁等八个派别，而仅宁玛又分嘎多、竹庆、白玉等支派。但无论如何区分，都是释迦牟尼佛和普贤王如来等亲传续经之究竟观点，并经各派传承上师如理修持，时至今日仍有不断成就之大德，故我等切不可武断认定为一真一假进而一取一舍。宗喀巴大师有云：“若知异宗无相违，一切经论知窍诀，则易证悟佛密意。”唯有如是思维，佛教才能有如赵朴初会长所常祈愿那样“佛法住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光明未来。

恭书于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1994年9月3日

预言

索达吉堪布·著

所谓“预言”，确实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思议想象的，无论是在佛教里，或者是在平凡的世间中，都有一些千真万确的预言。

1993年，在从广州飞往成都的飞机里，有一位姓杨的年轻人，他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他问道：“我不太相信预言，请藏喇嘛说说这方面的具体例子。”接着我就简单地告诉了他以下的一些实例：

譬如，关于龙树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大法鼓经》《文殊根本续》等古老的佛经中，佛曾

预言他涅槃后，有龙树住持如来圣教，特别是在《楞伽经》中说：我灭度后，在印度南方有龙树出世，广弘圣教，现证初地，往生极乐刹土等。

同样，在《文殊根本续》中，佛曾为无著菩萨预言：我灭度后，经过九百年时，有无着比丘出世，精通经典，善于分辨了义与不了义等。同样，在此经中，对于世亲、寂天、宗喀巴、上师晋美彭措等众多大德，都已经预言了他们的名字、称号与各自的事业等。关于这些，各种传记中有详细的讲述，所以在这里不再加以繁述。

另有印度历史上著名的阿育王（也即无忧王、阿输迦王）的故事：佛在世时，有一群小儿用土做仓库、谷物等玩耍，其中一小儿见佛走来，心生欢喜，就用自己的“谷物”供养佛陀，于是佛对弟子阿难预言这个小孩的未来，说道：“因为此功德，我般涅槃，百年之后，当做国王，王字阿输迦……兴崇三宝，广设供

养，分布舍利，遍阎浮提，当为我造八万四千塔。”这些在《大悲妙法莲华经》（藏文版）等经典中都有记载。

在《无垢天女请问经》中，佛曾经预言：将来藏地雪域兴盛佛法，并且是观世音菩萨所调化的地方。莲花生大士对藏地的大智者萨迦班智达，也预言得十分清楚和准确，说萨迦班智达的父亲名为“降华”，母亲名为“忠玛”，降生之地为“萨迦”等等。又噶玛巴历代祖师的转世活佛，都是通过明确的预言而加以认定的。

不仅在佛教中有如是预言，而且如今世界上，也公认有一些千真万确的预言。比如法国南部的一个人，叫诺查丹玛斯，在 1530 年，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一双智慧的眼睛，他预言了以后的一些事情，时间竟然长远到公元 3790 年！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跨入 2000 年啊。他的预言共有一千二百条，其中讲到了以

后发生的许多历史性事件，比如他预言说：德军一定会攻下法国首都巴黎，希特勒一定精疲力竭之后而自杀。如是四百年前，就完全准确的预言到了震惊全世界的德国大独裁者希特勒的自杀！若是不相信，他的预言书集还留存至今，请翻翻这些历史书籍，则会知道预言是否迷信呀！

如此，若还不承认佛教与世间这些具有历史事实的预言，那你老人家可能是老猪先生的好密友了，不愿意再与你详谈，只愿意眺望南海，高唱三宝歌，使你种下善良佛法的一些种子。若是恭敬倾听，合掌赞叹，我将再举实例：

如美国有一位叫李查社的大预言家，他在 1965 年就预言了苏联在太空竞赛中将领先美国一步，至少先把一种东西送上月球，另一方面又警告日本自卫军扩大的危险性。又如加拿大的阿连，他生于 1932 年，虽然他一生仅仅活了 18 岁，但他对于自己死期的预言却

极为准确无误。

还有《科学时代的轮回录》中报道，说现今同样有预知自己一生的人。如一位名叫班纳的匈牙利人，他从小的时候就预知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在8岁时跟同学说自己将来一定当匈牙利国防部的永久副部长，而且在日记上写他一生中所遭遇的事情，比如他的妻子、寿命的长短、死亡的地点等，后来都一一地应现，并且都是完全准确。他在一生中无论遭遇什么事情，虽然在日记中有记载，但他从不勉强自己，都是随着客观的环境与当时的一些想法而行动。因此别人写日记都是记过去的事迹，而班纳的日记都是写下他生命未来的事迹，并且一切都是十分地准确，可能很多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类似这种事情的道理。

看来杨先生生起了信心，我想再详细地举几个藏传佛教中伏藏大师授记未来的众多预言，可是时间过得真快，飞机马上降落，只有下次或下世再详细地

叙述。

走时，杨先生很客气地说：“非常感谢您！遣除了我久时的怀疑。”

我合掌说道：“阿弥陀佛！”

当日晚上记于甘孜宾馆

小甘露丸

——邪见病的特效药

索达吉堪布·著

在难逢难遇的密法花园里，五颜六色的鲜花争奇斗艳、绚丽缤纷，不时散发出扑鼻的芳香，沁人心脾。来自四面八方的王子（修学密法者）游览其间，尽情地欣赏、享受着这不可多得的佳园美景。蓦然间，许多王子染上了一种严重的邪见病，一时变得懵懵懂懂，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刚刚走出校门不久，作为实习医生的我见到此情此景，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于是我到传承名医（上

师)的妙药宝库中细心择选,从中取出一些珍贵名药,并且结合临床经验,精心配制,做成小小的药丸,献给了前来我处就医的王子们,结果他们都痊愈了。我自己染上此病时也曾服用过亲手配制的这一药丸,感到疗效极佳。

如今,我又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染上此病的人,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不禁又想到我的小小甘露丸。今天,我将此妙药无私地拱手奉献给感染这种邪见病的患者,它具有预防、治疗的双重作用,无有任何副作用。只要您肯认真服用,定会达到药到病除的功效;健康人如若服用,则不会再感染此病。

对于修学密法的人来说,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对自己的金刚上师产生邪见。要想获得密宗成就,唯一依靠上师。如果对其生起邪见,不用说是成就,就连善趣也无法趋入,只有堕入金刚地狱感受难以堪忍的痛苦。

病因：由于时值浊世，人们内心的烦恼十分炽盛，要想彻底根除这些粗重的惑疾，普通的药物根本无济于事，而无上密法可谓是最有效的灵丹妙药。作为修行人，大多数都明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在如今密法鼎盛的时代，魔众也更加猖獗，它们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利用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制造违缘，使修学密法的弟子对上师失去信心，产生邪见。无垢光尊者在《上师心滴》中说：“如理精进修持密法即生便可成佛，因此，尔时魔王波旬极不高兴，想方设法使弟子与上师之间产生隔阂毁坏誓言。”《现观庄严论》中也说：四十六种魔中许多也是在上师与弟子之间制造违缘，使之产生不和。又因末法时期的众生福报浅薄，极易被魔所转，从而产生邪见。莲师曾授记道：“浊世众生福报浅，魔转邪见傲慢重，吾今亲临亦难信。”以至于当今学密法者中患有这一邪见病的人日益增多。

身为治病救人的医生，不单单要知道每一种病的

病因，而且必须明晓何人容易罹患此病，正确诊断，合理治疗……

易感人群：一般而言，具有精进、无有智慧、无有主见、随波逐流以及信心不稳固、人格不稳重、分别念重的人，最容易染上此种邪见病，佛经中说：具有精进心无有智慧之人极易被魔左右。

一旦不幸得上这种病，就会陷入痛苦的深渊中，茫茫然不知所措，到处就医，却丝毫不见效果，严重者甚至四处散布病原体，致使易感人群中的许多亲朋好友（金刚道友）也被传染上。因此，很多医生对此束手无策，都视为不可救药的传染性绝症。作为传染源的患者当然也就成了被孤立、隔离的对象了。

实际上，只要明确诊断，对症下药，合理治疗，使用我配制的这一秘方，这种病轻而易举便可根治。

诊断：要准确无误地诊断一种病，必须根据病

史、临床症状等，虽然邪见病有不承认因果等数多种类，但此所针对的是修学密法者对金刚上师的邪见病。归纳而言，此邪见病主要有三种临床症状：1. 上师示现不可思议的瑜伽行为时，生起邪见——无有智能型；2. 他人诽谤上师时信以为真，生起邪见——随波逐流型；3. 以贪嗔之心认为上师心不平等，憎恶自己、慈爱他人，生起邪见——偏袒之心型。无垢光尊者说：“有时上师为了修炼通澈觉性妙力而示现种种不如法的行为，或者为观察弟子的信心而作颠倒行为，使弟子对此失去信心；有时因他人诽谤上师而对上师产生误解，心生邪见；有时无缘无故地认为上师以亲疏之心憎恨自己、慈爱他人，无有平等心等，并且因贪恋、嗔恨金刚道友而增益减损，心生愤怒。”

严重性：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不予以治疗，不服药，邪见病所导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极乐愿文注疏》中说：“具有邪见之人善根也将成为痛苦之因。”律藏中说：邪见毁坏戒体。龙树菩萨说：“若

求善趣与解脱，理当修习世正见，若持邪见纵行善，亦具难忍之苦果。”又如：“十不善中邪见重。”这些教证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邪见病的严重性及其所导致的后果。了知这一点后，有理智的人谁还会痴迷不悟呢？

治疗：每一种病的治疗方法有多种多样，可是，每一位患者共同的心愿是通过一种切实有效、简便易行的方法彻底祛除病患，恢复健康。这种邪见病也不例外。尽管有念修金刚萨埵等多种方法医治，然而，这里想为您提供一种最为简单的窍诀方便法，用一句话概括，即忆念上师道友的功德，知道自己已着魔。通过此种疗法，这一邪见病便可完全治愈，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无垢光尊者说：“心生邪见时如果能够忆念上师金刚道友的功德，并认识到自己已着魔了，则可使誓言得以清净。”

原则：防微杜渐、以免后患。我们应当坚持预防

为主、早期发现、及时治疗的原则，以免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总之，邪见病的病因、诊断、治疗等可以用一教证来概括，《水晶楼续》云：“咒师勤修密法时，诸魔转变其信解，试图毁坏彼誓言，是故应当了知己，于一刹那之间中，亦莫扰乱上师心，如是于诸金刚友，亦断粗语诽谤想。”

此外，也有与之类似的着魔病症，若不及时治疗，危险性极大。有些偏执于实修的人认为闻思不重要，应当专注实修，听到某人大肆渲染地说：某处实修如何如何殊胜。便心驰神往，急不可耐。对于上师的百般劝阻置若罔闻，有的甚至不辞而别离开上师，断然前往。

看到他们一筹莫展的样子，我立即拿出智慧的注射器，吸入理证的药液给他们注上：你對自己上師的金剛語不相信，為什麼去輕信愚人的不經之談呢？

这一针正中恶念的要害，他们顿时哑口无言，心中的病结一下解开了。

另外，有一部分人长了小小的肿块，他们的临床症状是：听闻中观等理论法门会成为修法的障碍。

于是，我拿出一把锋利的小手术刀：你對自己平常繁杂的分别念、睡眠等，不视为障碍，难道诸圣者的善说会成为障碍吗？一刀便切除了他们那邪念的肿块，使他们顿觉无比轻松。

这些虽算不上是邪见病，也可以说是一种偏见病吧。若不谨慎预防，及时治疗，必将不断恶化，成为邪见病。

以我所做的这一小甘露丸的善根，愿五湖四海所有畅览密法花园、患邪见病的王子们早日康复，继续自由自在地品享意传加持的妙香。

我之智慧宝库中，珍藏龙钦祖传药，
此类苦恼诸患者，速来我处定疗救。

哈哈！

索达吉于 2000 年 10 月 16 日

仅有借鉴与研究是不够的

——几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佛教情结初探

索达吉堪布·著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从中国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在其几千年辉煌而灿烂的发展史上，总能让人深深感悟到佛教思想无处不在的影响。如果要开列一份受佛教影响的作家名单，这份名单可能会很长很长：从谢灵运、陶潜、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大家一路下来，一直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启超，再往后，又有鲁迅、老舍、郑振铎、周作人、郁达夫、许地山等人，倘能细

细梳理一遍，你将震惊地发现——几乎所有流光溢彩的文学大师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浸润着佛法的气息。

这种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说对藏族文化而言，离开了佛教也即离开了藏文化得以孕育的母体，那么对汉族人创造的中原文化来说，佛教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品格及特征的重要构成要素。原本儒、释、道就是汉文化的主导精神养料，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离开了佛教的中华文明会呈现出怎样怪异而单调的一种景观。

对我而言，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意味着要以佛教的眼光硬性套住即将展开论述的几位作家，也绝不代表一厢情愿、生拉硬拽地赋予他们本身并不存在的某种特质。我只是想就我的理解，客观剖析一下他们心中的佛教情结。如果放下固有成见、偏见的话，相信你也会认同从佛教文化角度对他们作品与思想所做的分析。

选择出来的几位作家分别是鲁迅、老舍、周作人、郑振铎、丰子恺、叶圣陶、金庸等人，如果真要展开论述的话，恐怕几本专著也难以涵盖其内容。况且我原本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外行，只能就手头所掌握的一些来自文学史或网上的相关资料，大概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看法。故而这里暂且略分为六大块，概而言之：一、对佛教所持有的亲切恭敬的亲近态度；二、对高僧高山景行的敬仰及自己所受的影响；三、对佛法的叹为观止及佛法与自己文化、社会理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四、对般若智慧的个人感悟；五、对佛经的文学式借鉴；六、种种遗憾。希望此文的分析能为读者朋友们打开一条思路，当你们以后也能登临佛法的绝顶，那时再俯瞰世间风景，恐怕也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

对佛教所持有的 亲切恭敬的亲近态度

尽管大多数现代作家并不信仰佛教，也从未皈依过三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恭敬、亲切的态度看待佛教，并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人生养料。每当看到他们对待佛教文化的恭谨态度，我就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当今社会的许多人在面对佛教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因无知而来的无畏。当他们汪洋恣肆地妄加议论、诽谤佛法僧时，真希望这些文学巨匠们的行为风范能多少给他们一点警示作用，因这些巨匠们大多也并非佛教徒。

我的现代文学修养绝谈不上深厚，但我也知道

郑振铎（1898-1958）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和文学史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文史著作即是其代表作。曾经看过他的《大佛寺》，内中写道：“你是被围抱在神秘的伟大的空气中了。你将觉得你自己的空虚、你自己的渺小、你自己的无能力，在那里你是与不可知的运动、大自然、宇宙相遇了。你将茫然自失，你将不再嗤笑了。”接着他又深深感慨道：“那些信仰者是有福了，呵，我们那些不信仰者，终将如浪子似的，似秋叶似的萎落漂流在外么？”

每每看到这些文字，我都要思索再三，一种强烈的感觉于是便越发明晰起来。看来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换一个词就成为“愚蠢是愚蠢者的通行证”了。面对深不可测的佛教文化，郑振铎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文史学家所秉承的那种宽宏与实事求是的气度。他并没有在面对一个在他看来颇显神秘的未知领域时，轻下断言、人云亦

云，也没有以自诩的全知上帝的身份简单粗暴地剥夺被审视对象的发言权。一个智者之所以成为一个智者，并不在于他先天就全知全能，而在于他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再虚怀求知。郑振铎以对佛教文化的仰视，而深刻感受到个体凡情俗智的局限，也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可评可点的一段往事。

如果说郑振铎是以对佛教的恭敬而靠近佛门的话，叶圣陶则仿佛凭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自然领略到佛教的万千气象。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现代作家、教育家，代表作有《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等。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两法师》一文中，叶圣陶这样铺陈自己欲拜见弘一法师时的心情：“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而一星期以前亲睹弘一法师慈颜的印象，又是如此亲切地被他呈现在读者面

前：“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颌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读到这里，我们仿佛已隐约听到了一个文学青年那热烈而率真的心跳。

由于种种因缘，许多人并不具备对佛教、对高僧的天然亲近感，这倒没多大关系。最重要的是，对于一种代表世出世间究竟智慧的理论及实践体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加研究就轻率毁谤。既然许多世间伟人都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佛法，并从中有所收益的话，保持一种亲切的恭敬感应该不算过分的要求。时间会证明：你亲近的是一种能彻底将你从痛苦中解脱的法门。原先那种朦胧的亲切感的产生，是因为这种法门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一种上天的恩赐，或别人智慧与经验的结晶，而是源自我们本性的一种流露，只不过漫长的轮回早已风干了我们的记忆而已。

再次回家，对一个游荡天边的浪子来说，怎能不倍感亲切、熟悉！

二

对高僧高山景行的敬仰 及自己所受的影响

许多现代文学的巨擘们都有自己所尊崇的高僧大德，这些作家可能暂时还接受不了佛法奥义，但对于一些高僧大德的德行风范却仰慕不已。“佛法不离世间觉”，掌握了佛法精粹的僧侣们，以其圆融不二、表里如一的行持，将佛法的悲智情怀渗透进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使得所有与自己结缘的众生都感觉如沐春风，有缘众的善根苗芽因此而得以在和风拂面的氛围中被催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为这种榜样提供精神指导的是佛法。对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释迦牟尼

尼佛六度万行的行迹，特别是其将舍生取义、舍己为人之悲与看破、放下之智合二为一的大智大勇，是他们永远追求的境界与高标。正因为如此，沉浮于名利世海、搏击于烦恼痛苦深渊中的文人们，才会在这些大德身上恍然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生命存在形态、一种自在而舒展的洒脱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不竭悲心。在万丈红尘中，这种种的特质是那么的令人神往，似乎遥不可及，实际又近在咫尺，心中的那点隐蔽已久的情愫，终因坐在眼前的这位僧人的言谈举止而被激活了起来。

现代著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1898-1975）与弘一大师之间的故事，想来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身为现代律宗祖师的大师，以自身一丝不苟的严谨修持、护戒如目的清静行为，将丰子恺这位创作过《缘缘堂随笔》《漫画阿Q正传》《护生画集》等作品的知识分子的那颗曾经散落外逸的心渐渐归拢到菩提道上。在《佛无灵》这篇散文中，他一方面阐释了佛教戒律中

戒杀护生的观点，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心中的佛教绝不是那些与世间迷信混同在一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他还秉承其师恪遵律令的严格风范，痛斥了混进佛教队伍中的一些假慈悲、假仁义之徒。他这样写道：“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理解佛的广大慈悲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他还掷地有声地说道：“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

再回到叶圣陶的《两法师》一文中。叶圣陶当年除了拜见弘一大师，还随大师拜见了二十世纪净土宗最著名的代表——印光大师。而弘一法师对印光法师的毕恭毕敬，给叶圣陶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大袖僧衣来，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的静穆。”然后对印光法师“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此种风范自然

使叶圣陶感觉“心里肃然”，于是两位法师的整体印象便在他心中刀劈斧刻般铸造而成：“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好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我并不太清楚叶圣陶后来的宗教倾向，但我相信，弘一大师与印光大师这两位律宗、净土宗的硕德，一定会在叶圣陶的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痕。就像是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虽然遥远，但注定会燃成漫天飞动的朝霞。

而老舍先生与宗月大师的情感就更是令人为之动容。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满族人，现代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等，以及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这位日后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文学大师，其最初的文学启蒙就得益于一位佛门中人。

宗月大师俗姓刘，1925年出家，用老舍先生的话

来讲，就是一位“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少爷”，在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皈依佛门后，终于成为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对老舍来说，如果没有宗月大师当初的鼎力相助，凭他幼时的贫寒家境是根本无力迈入学堂的。老舍自己曾回忆过当时大师送他入学的情景：“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老舍作为文学巨匠的第一步，完全是在宗月大师的搀扶下迈出的。没有这决定性的最初扶植，也绝不会有老舍日后的发展。也就是说，宗月大师完全改变了老舍的一生。这样看来，一个出家人的善心与品行，不可能不对老舍的身心世界带来强烈的撞击。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一直

把宗月大师当成学习和效仿的楷模，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在萧伯青看来，宗月大师身上的慈悲情怀等佛家品格，与老舍本人助人为乐的品性实乃一脉贯通。

老舍在《宗月大师》这篇散文中，饱含深情地礼赞道：“他是坐化的，火葬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舍利。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到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私塾那样！”

不用更多的语言，读者朋友们一定感受得出，在老舍心中，佛陀其实并非如世间君主一样高高在上，

用威严而不可企及的目光蔑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在老舍的生命之旅里，佛就是如宗月大师一样善良、觉悟的人。

而这样的佛教修行人还很多很多，我们要做的只是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抛开自己的贡高我慢，平静而谦和地走近他们。如果我们要感受真诚、无私的人性风采，欲采撷光芒四射的智慧花朵，与这些被佛教浸润的有修有证的人们来往，应不失为一条通达目的地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捷径。不要把绚烂至极后的平淡当作平庸，也别把令人不辨东西的繁华市井误认作人生的本来风景！去感受一下真正佛子们的天地吧。

三

对佛法的叹为观止及佛法与 自己文化、社会理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鲁迅先生（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及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小说《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等，以及散文诗集《野草》。作为一代文坛领袖的他曾再三赞叹过：“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究其原因，就在于令鲁迅倍感困惑的有关社会人生的众多难题，在释迦牟尼佛那里早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谓佛，也即觉悟者的意思，佛法则是觉悟者所悟出的宇宙真谛及通达这一真谛所必经的阶段、必须采用的方式。

其实不光是鲁迅等文学巨匠，进入 19、20、21 世

纪后，越来越多的东西方自然科学家、哲学家、道德伦理学家乃至普通民众，都开始渐渐深入佛法这块宝藏，并日渐对其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发出由衷的赞叹。特别是对天体物理学家及微观粒子学家而言，只要他们以种种因缘稍涉佛法，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被佛法感化。佛法对浩瀚宇宙的揭示、对无方微尘与无分刹那的描述，及至最终揭示出的万法为空，都是这些宏观微观物理学家苦心孤诣、多年深研所可能触及到的微少部分及皮毛，是他们日后继续科研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把目光从浩渺星空、生命微粒、分子夸克等领域转移到纷纭复杂的大千社会时，佛法高屋建瓴似的洞悉力，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冲破一切世俗痴暗的慧日之光，所有千缠万结的社会网络、千奇百怪的人生况味，都可以在佛法的观照下豁然开朗。一切对此有所怀疑的人，就请你自己打开一本佛经细细品味吧！

有一本资料汇编上记下了老舍的这段回忆：“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单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他又说道：“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终其一生也未放弃过对代表真善美的佛法奥义的追求，只可惜因缘不济，这位文化伟人始终都未能探得佛法堂奥。他虽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他对佛教文化所怀抱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特殊感情。这种对佛教的情感倾向，极大地影响了老舍的人生哲学。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说道：“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

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容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不良的心理。”他还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和尚们，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

老舍说到底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其受儒、释、道的影响远远大于基督教的洗礼。而在他拯救社会人心的方案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佛教的因果业报学说在其中所占据的分量。对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为避免既有的人伦秩序大混乱、大颠覆局面的出现，为填补新的更有力而合理的道德规范产生之前的这段真空，明智的老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将目光投注在了佛教上。

的确，法律永远只能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强制约

束，它可以借助监狱等国家强权机关，将所有试图对既有社会秩序、结构、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逾越、叛逆、颠覆的无法无天之人强行约束起来，甚至剥夺其生存权、发言权等所有自然及社会权利。但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全都听凭心的指挥，而法律在面对人心时则显然无能为力。你可以斩断一个人的手脚，但你永远无法斩断一个人的心识。对心这匹野马来说，佛法无疑是最好的驯马师，特别是它的三世因果思想。

有了这种思想，心就有了一道最有力的闸门，不至于再恣肆泛滥。既然因果律是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既然大家又都承认因缘必须聚合才会产生果报，而有时这种因缘的聚合则需要我们等待漫长的时间；既然自然界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一种能量不会突然断灭，转换了形式后，它还将继续存在，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反对佛法的因果报应之说？所谓转世只不过就是你那些因条件不具备所以暂

时未报的业，换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也即载体），以继续它未竟的因果之旅而已。

既如此，最严厉的惩罚当然不可能来自外部；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自己造业自己承担，谁也替换不了，也不可能错乱。老舍正是看到了这种内在约束所可能具备的力量，才大声疾呼借助佛法的因果律去改造人心、匡扶正义。假如人人都明白因果报毫厘不爽的道理，那他还会肆无忌惮地任意胡为吗？

每个人都在编织着有关未来、有关明天的梦，而我们凭什么就可以确信明天一定会出现？既如此，那就不妨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让我们为来生好好筹划一番吧。

老舍从切近社会的角度引入佛法的思想，试图建构起他的理想基石，还有更多的文人以佛教的精神、佛法的真髓，试图建构起一条通达新文化、新人格的

通途。

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说过：“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句话透露出很重要的一点信息：要建起新文化的大厦，佛学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摆设，它甚至就是支柱！那么梁启超又从佛学中借鉴了哪些思想呢？

在《唯心》这篇散文中，他发挥了一下“三界唯心”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造之境为真实。”既如此，所谓事物固有的属性，也就不再可能是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心观照下的产物，正如“戴绿眼镜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再进一步，他又引申道，人们之所以忧惧不已，或耽于享乐，根本就是不知自心、只被外物役使的结果，正所谓“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全文主旨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颇有些相通，都在告诫人们

勿贪执外物、勿神被形役。只要息心除虑、少欲知足、随遇而安、旷达自适，幸福自可永存于心，苦恼痛苦皆可熄灭。这种思想肯定会对人们去除过多贪欲起到促进作用，梁启超是能够感受到思想的巨大作用的，因此他欲借助佛教以涤荡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性的种种贪执之处，使社会回复到一种相对简单、单纯的状态。

可惜梁启超大多数时候都是把佛教当成一种纯学术，这种学术化的佛教又能有多少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书斋中的佛法发展到极致也只能流于佛法的末梢，它往往就会成为文人口中的清谈，或者闲士茶余饭后的精致点缀，毕竟“能所两忘”“物我俱遣”的境界，还是很能供他们大谈特谈的。

书斋中的佛法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到社会中去呢？这恐怕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化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可否先从自己做起，把佛学与学佛

结合起来？口头上的巨人终究抵挡不了生死的严峻考验。

让我们把叙述重点再转回到老舍身上。

在《四世同堂》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刚正不阿的明月和尚。明月和尚在沦陷后的北平坚持抗日活动，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就有钱默吟。老舍借钱默吟之口说道：“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地活着，我想，人也会得到永生！”

在这里，我们已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老舍对佛法同体大悲的思想已经有了较深的领悟。痛苦不堪的八

年抗战并没有激发起他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位艺术家在一片狼藉的废墟上已开始思考崭新的建设了。胜利并不仅仅意味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是指永久消灭战争得以滋生的环境与军国主义温床；过去的痛苦不应该成为不堪承受的血肉记忆，站起来，向前看，人人都会从烈火中得到永生。

也只有佛法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境界，才可以让我们包容一切的流血与创伤，才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地通过牺牲而接近涅槃。老舍就显现说来并没有彻底证悟、通达生命的最究竟涵义，但他毕竟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荒原上的第一线天光。

还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暂时抛开他日后的政治歧途，我们只看他早期的一些思想，依然能从中看到佛法的影子，他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重要参加者，代表作有《苦茶随笔》《雨

天的书》《苦竹杂记》等散文集。此人一生都反对极权、专制、盲从，力主自由、宽容、平等，反对偶像崇拜的他很容易就在情感上投向释迦牟尼佛的怀抱，因佛教本来就反对一个万能的神操纵人类的命运这种观点。

正所谓因果自负，决定人命运的力量就在一个人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上。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宗教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灵魂的救赎，但与别的所有宗教不同的是，佛教主张：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救赎是个体自觉自愿，并以自力为主的自我拯救。佛教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自我的觉悟，觉悟自我的虚幻不实。就好像在六度之中，智慧度必须摄受其余五度，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究竟解脱。同样，佛教认为人最需要的是看透世事无常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由佛陀来启发、点亮，但它绝不是某一位天神的特权，也不是这位天神的恩赐，而是源自我们失落已久的本性，故而心、佛、众生才三无差别，只是觉与未觉、

悟与未悟而已。

周作人同样反对一切不能以理性来衡量、约束的宗教狂热，坚决反对盲目崇拜，反对个体无条件地交出自己的思考权，拜倒在一个永远在各方面都远超我们、我们永远也无法与其比肩的一位权威脚下。他对宗教的态度自然也延伸进他对政治制度的看法，所以周作人才极力反对假借一切形式进行的或公开或隐蔽的专制统治。在他看来，专制统治的民众基础就是迷信的大众，方法就是移植宗教的一神论为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人、一个团体的极权专制。

而且周作人还深刻地意识到，对中国人而言，大多数底层民众从佛教中吸取的恰恰不是佛法的思辨、理性、平等、慈悲、智慧等内容，而是硬把它降低到与自己的根基、民族性相适应的原始巫术的水平，因此他非常伤感地议论道：“习惯了的迫压与苦痛，比不习惯的自由，滋味更甜美。”所以他才格外注重启

蒙民众的理性、普及教育、推广科学，打破偶像崇拜、惧怕权威等民族劣根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从迷失已久的兽道鬼道中步入“人道”。

周作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种业论”，用他的原话来说即为：“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于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駘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年……”

许多世间学者对种业论做出了种种分析，其实一言以蔽之，我们在这里总能看出佛教中“共业”的理论萌芽。周作人认为中国人国民性当中的盲从、麻木、奴性十足、匪气十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等劣根性，都是一种精神遗传。不过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周作人佛学思想的盲点。因种业的强大，周作人感觉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种姓的先天不足，因而从

根本上讲，他大体是悲观的，但真正的佛子绝不是这样。

周作人看到了民族种业劣根性的存在，也即“共业”的强大，但他根本看不到个体的本质及个体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完全可以彻底改变自他的全部生存实际。大乘佛法的精髓就在于，通过自利利他的种种行持，在佛陀的教法指引下，我们一定可以回归人人本具、本有的清净状态。这种原始的无生状态，没有任何一种世间理论描述过；个体如何由于无明妄动而自陷轮回，也没有任何一种世间学说揭示过；众生如何去妄显真，再度回归本来面目，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实践家摸索进正轨并最终通达目的地。大家基本上都是悲哀地看到在现在这一短暂的生存时日中，我们不知生从何来，由哪里继承下来这一大堆摆脱不掉的生理及精神遗传特质；我们也不知死往何处去，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身的种种自然、社会属性，又会通过 DNA 再遗传给下一代人。

从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发现他以及一大批悲观者的致命伤了。所以尽管他本人对未来尚保留有一定的希望，但我们总能感觉到这希望来的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共业”中“别业”的力量。所有的怨天尤人、悲观郁闷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为这种种心态全是就事论事，没跳出自身的框框，也没把握住自身的本质。拔着自己的头发，你是离不开地球的。

四 对般若智慧的个人感悟

对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佛法的智慧法门可能对他们的吸引力最大，著名作家金庸的一段话也许很具有代表性：“对于我，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但要到整整 60 年之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说起金庸（1924-2018），恐怕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这位香港作家实在堪称为港台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他使历来只能作为通俗文化代表的武侠小说迈入一个新境界，并为其赋予了较高的历史、文化视角，

其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

谈到金庸对大乘佛法精华——般若宗的领悟，那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金庸的长子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后，金庸才开始接触佛法，因他不相信儿子就会这样突然消失，无影无踪。刚开始时阅读的是南传佛教典籍，再往后又读到《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最初接触大乘时，他内心也是满怀疑惑，因“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了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巧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

他又说：“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

续研究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金庸终于明白了，我不知道阅读他武侠小说的读者们，是记住了他所描述的刀光剑影，还是恩爱情仇，抑或别的什么人生感悟？毕竟，透过表象直达本源是需要有一双慧眼的。

说到鲁迅，他与佛法之间的关系则要微妙、复杂得多。最吸引鲁迅的是佛法的思辨智慧，许多人都感觉鲁迅冷酷到底，直至临去世时依然一个都不饶恕。有学者称鲁迅以否定为主的思维方式，颇有些类似于佛教中的“遮诠法”，否定一切，怀疑一切，不为假象迷惑，永远保持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态度。更进一步讲，鲁迅已深刻体悟到在人类现存的世界里，特别是在他生存于其中的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永远正确、光明、永恒的理想，这种看似绝望偏激的态度，

恰恰是他意识到人生也有涯，而改造社会永无止境的
一种觉悟。

种种分析当然都各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严格说来，鲁迅对人的探讨大多是在人的社会属性这一层次，而并未过多涉及人的本质属性，或者鲁迅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就是他的社会属性。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佛法的甚深智慧与鲁迅擦肩而过。因在佛法看来，人无我、法无我，人类社会的基础——人本身即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在这种虚幻不实的存在之上，人的社会属性等特征就更是空中之空。而几乎所有人都把人、社会、自然执为实有了，痛苦也就因此而生，能解除痛苦的种种法门也应运而生，当然它们的前提都是：所有痛苦都是实有的。

这么说绝不意味着佛法是座空中楼阁，它自有它自己的特点及改造人与社会的方法，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认识自心本性及调伏自心开始。鲁迅对人性丑陋

一面的认识，其深刻程度是任何作家都无法逾越的，那么丑陋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或者丑陋可否被逾越？不真正通达般若的甚深智慧，谁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即就是你练就了金庸笔下江湖英雄的这个独门武功、那个天下无敌剑，你还是摆脱不掉自身、社会、情感等的种种束缚。真正的自由与洁净只能在佛法的般若智慧中追寻，因为只有它揭示了什么叫空性，什么叫光明，什么又是无二圆融。

五 对佛经的文学式借鉴

从佛经当中吸取创作灵感的作家代不乏人，就现代作家而言，鲁迅的《野草》应是最成功的典范。

首先《野草》中大量矛盾意象的设置，就颇有佛法中事物相观待而存在的影痕。鲁迅以直面自我的勇气进行两难式的灵魂拷问，在空虚与充实、希望与绝望、生死、人兽之中进行一轮轮的较量。曾有评论者这样评价道：“正是在这种艰难的自我否定中，鲁迅超越了虚无和绝望，走上了彻悟之道。他在希望中洞察黑暗，又在绝望中发掘光明；他以绝望来补充希望，又以希望来照亮绝望，沉着从容，不惊不怖……鲁迅经过互成互破的否定之后所达到的‘空’，则是

对有与无的对立性矛盾的超越与克服。表面上看似乎回到了起点，其实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也正因此，鲁迅的否定不是走向消极悲观的沉寂，而是走向了悲壮动人的拯救……”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鲁迅是以什么样的“质的飞跃”来进行这种“悲壮动人的拯救”？他又拯救了谁？他是不是就似上帝一样，是国民性的改造者？

又有评论道：“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黑暗混乱，文坛斗争的错综复杂，使得觉醒的知识分子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饱受希望与绝望的折磨，在不可解脱的狂热与颓废的轮回中，似乎只有鲁迅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与豁达，冷热之间，从容不迫……”

在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这种从容不迫是极端的韧性使然，还是真的看透世事无常后的豁达？佛教里面经常提到大做空花佛事，这种态度与鲁

迅的“冷静与豁达”区别何在？

这样反复提到鲁迅并非是有意刁难他，只是为了引领大家能更深入佛法一步，自己体会体会，好好静下心来体会体会，佛法超越一切世间思想的最究竟之处到底在哪，因为鲁迅无疑代表了世间智者最深刻的洞察力。

所以这节的标题才用：“对佛经的文学式借鉴。”

鲁迅作品中最有名的一个来自佛经中的比喻就是“铁屋子”，它直接就是从《法华经》中“火宅”的典故脱胎而来。佛经说过“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们必须速出三界；鲁迅则把一团漆黑、沉寂的中国社会比喻为窒息人生命的“铁屋子”。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鲁迅的心目中、笔底下，铁屋子是外在于屋中人的，而佛经所设的“火宅”比喻，则因宅中人自性迷惑而有，又因宅中人自性觉悟而无，个中差

异颇耐人寻味。

回到《野草》上来，这里面的一些词语都直接取自佛经，诸如：伽蓝、刀山剑树、无量、三界、火宅、牛首阿旁等；一些词汇，如大欢喜、大痛楚、大悲悯等也多少透露出一些佛家味道；还有他明显借鉴佛经中对地狱的描述而刻画的《野草》中的人间地狱……

因而我们要说，即便一个作家只准备对佛经进行文学式的读解与借鉴也只有百利而无一弊，佛经的语言、文字、句式、故事、意象、含义、想象、夸张、譬喻、象征等等等等，任何一个方面相信都会对你有所启迪。我们仅以想象为例：对一个文学家来说，与对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要求一样，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想象都是最重要的特质。那就让我们看看佛经中想象所能达到的深度吧——以《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为例，佛陀现量照见，还不是依赖想象所观

照到的时空范围，一个世间文艺家或自然科学家，就算张开想象的全部翅膀，再借助最现代化的计算、天文仪器，恐怕也难触及佛陀耳闻目睹的皮毛。

佛经容纳得下人类所有想象的集合！既然如此，对任何一个追求创造性的作家、科技工作者来说，为什么不能在佛经中去觅得想象的灵感呢？

六 种种遗憾

有些遗憾上文已有所涉及，还要再罗列的话，恐怕最大的遗憾则是：许多文学巨匠们还是没能真正深入经藏，更没能身体力行，将闻思修结合起来。这样，佛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变为了一种学术研究。而理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能变为人们改造自身、社会的物质力量。

很多文人或惊叹于佛经文辞的奇谲，或惊讶于禅宗的直指人心，或流连于文字上的般若空性，或醉心于佛法对极乐世界的昭示，也有人试图从中找到心灵的避风港；也有人拿它当一种风雅的点缀……可就是少有人按佛陀的揭示次第真修实炼，来一番出生入

死的修行体验。这样，他们只能将闻、思、修合一的学佛系列，或戒、定、慧三学统一的修行门径割裂开来，成为文字上的舞蹈者。

想对所有的文学家、科学家说一句劝告的话：重要的不是从佛法中借鉴什么东西好填充自己的人生基石、理论支架、社会理想；最切实也最究竟的做法，是在佛法的指导下看透自己以及宇宙真相，并以之而改造自他、圆满人生。我们上文所列举的几位作家，他们自身的种种遭遇，有些甚至是很悲惨的遭遇，都在向我们表明——文学不是目的，文学家如果沉陷于其中的话，他就很难通过文学而直抵生存的本质与归宿！

○○ 相关阅读

- | | |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 著作 | 《佛教科学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4 著作 | 《儿童佛教课》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 著作 | 《悲惨世界》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 著作 | 《藏密问答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7 著作 | 《藏密素食观》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8 著作 | 《破除邪说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9 著作 | 《红尘中的出离》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0 著作 | 《博士访谈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1 著作 | 《泰国游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2 著作 | 《旅途脚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3 著作 | 《警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7 著作 | 《苦才是人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8 著作 | 《做才是得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9 著作 | 《残酷才是青春》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0 著作 | 《幸好有烦恼》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1 著作 | 《没什么放不下》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2 著作 | 《有什么舍不得》 |